此蕘圃所收影鈔本即據之重雕者不別
收首三卷較他寫手尤精故用以上版而
仍留此他附備別得之本以下復出遂可
轉為補全竹頭木屑正未忘無用也

己未冬至前一日　澗蘋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板匡（公分）
21.2×14.4

02038
2冊

009804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碼：史部雜史類
書名：國語
著者：吳韋昭注　存八卷
版本：影寫宋明道二年刊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解敘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原深大沉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為之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憭矣然於文閒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閒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貿雖聦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周 一二三 上中下　魯 四五 上下　齊 六 一　晉 武七獻八惠九文十襄十一 厲十二悼十三平十四昭十五
鄭 十六　楚 十七上 十八下　吳 十九　越 二十上 二十一下

國語卷第一

周語上

韋氏解

穆王將征犬戎 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西戎之別名也在荒服之中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 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也爲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矣 先王耀德不觀兵 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惡然後致誅不以小小示威武也 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 戢聚也威畏也時動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守則有財征則有威 觀則玩玩則無震 玩黷也震懼也 是故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周 一二三上中下　魯 四五上下　齊 六　晉 武七獻八惠九文十襄十一厲十二悼十三平十四昭十五

鄭 十六　楚 十七上十八下　吳 十九　越 二十上二十一下

國語卷第一

周語上　　韋氏解

穆王將征犬戎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西戎之別名也在荒服之中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也爲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矣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惡然後致誅不以小小示威武也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戢聚也威畏也時動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守則有財征則有威觀則玩玩則無震玩黷也震懼也是故周

文公之頌曰文公周公旦之謚也頌時邁之詩也武王既伐紂周公為作此詩巡守告祭之樂歌也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載則也干楯也戈戟也櫜韜也言天下已定聚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懿美也肆陳也于於也時是也夏大也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德於是夏而歌之樂章大者曰夏允王保之允信也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懋勉也性情性也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求不匱乏也而利其器用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也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也鄉方也以文修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保守也滋益也昔我先王世后稷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也以服事虞夏謂棄為舜后稷不窋繼之於夏啓也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棄廢也衰謂啓子太康廢稷之官不復務農也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失稷官也不窋棄之子也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也而自竄于戎狄之閒竄匿也堯封棄於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狄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

纂繼也緒事也修其訓典訓教也典法也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弈世載德不忝前人弈弈前人也載成也忝辱也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保養也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商殷之本號也帝辛紂名大惡大為民所惡也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戴奉也戎兵也牧商郊牧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京邑在其中央故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自商以前并畿內為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甸內更制天下為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謀父諫穆王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也周禮亦以蠻服為要服足以相況也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也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圻也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也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也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凡此服數諸家之說皆紛錯不同唯賈

君近之夷蠻要服蠻蠻圻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此言夷蠻要服則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也戎狄荒服戎狄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也四千五百里為鎮圻五千里為蕃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甸服者祭供日祭也此采地之君其見無數侯服者祀供月祀也堯舜及周侯服皆歲見也賓服者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必以所貢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也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故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日祭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曾高也時享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歲貢於壇墠也終王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意志意也謂邦國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修志意以自責也圻內近知王意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晉語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於是乎有刑

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譴責也告不王謂以文辭告曉之也地遠者罪輕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勤勞也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寶來見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責犬戎而示之兵法也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循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移不聽穆王責其不享也其有以禦我矣禦猶距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犬戎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責犬戎以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故荒服者不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恭王穆王之子恭王伊扈也涇水名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有三女奔之奔不由媒氏也三女同姓也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康公之母欲使進於王夫獸三爲羣自三以上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粲美貌也王田不取羣不盡羣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公行下衆公諸侯也下衆不敢誣衆也禮國君下卿位遇衆則式禮也王御不參一族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取異姓以備三不參一族也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堪任也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醜類也王者至尊猶且不堪況爾小人之類乎小醜備物終必亡言德小而物備終取之必以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密今安定陰密縣是也近涇

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恭王之曾孫夷王之子厲王胡也謗誹也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邵公邵康公之孫穆公虎也爲王卿士言民不堪暴虐之政令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巫人有神靈有謗必知之以告則殺之巫言謗王王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弭止也邵公曰是障之也障防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流者曰川言川不可防而口又甚也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川之潰決害於人也民亦如之民之敗亂害於上也是故爲川者決之使道爲治也導道也爲民者宣之使言宣猶放也所言以知得失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列士上士也瞽獻曲無目曰瞽瞽樂師曲樂曲也史獻書史外史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師箴師少師也箴箴刺王闕以正得失也瞍賦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弦歌諷誦誦謂箴諫之語也百工諫百工執技以事上者也諫者執藝事以諫謂若匠師慶諫魯莊公丹楹刻桷也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王也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也盡規盡其規計以告王也親戚補察補補過察察政也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也瞽史教誨瞽樂太師史太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單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師傅修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也而後王斟酌焉斟取也酌行也是以事行而不悖悖逆也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若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宣人心而言善敗也猶其原隰之有

行沃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口之宣言也善敗
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民所善者行之民所敗者備之）其所以阜財用衣
食者也（阜厚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
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王不聽於是國莫
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流放也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厲王說榮夷公（說好也榮國名夷謚也）芮良夫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王室其將卑
乎（卑微也）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專擅也）夫利百物之所
生也（利生於物也專利是專百物也）天地之所載也（載成也地受天氣以成百物也）而或專之其害
多矣（害謂惡害榮公者多也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天地成百物民皆將取用之何可專其利也）
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
能久乎夫王人者將道利而布之上下者也（道導開也布賦也上謂天神下

（謂人物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極中也）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
（怵惕恐懼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頌周頌思文也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也經緯天地曰文克能也蒸衆也莫無也匪不也爾女也極中也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於天謂堯時洪水稷播百穀立我衆民之道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功至大也）大雅曰陳錫載周（大雅文王之二章也陳布也錫賜也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也）
是不布利而懼難乎（言后稷文王既布利又懼難也）故能載周以
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言不可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
王而行之其歸鮮矣（鮮寡也歸附周者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
公為卿士（既已也卿士卿之有事者）諸侯不享王流于彘（享獻也）彘之亂宣
王在邵公之宮（宣王厲王之子宣王靖也在邵公之宮者避難奔邵公也）國人圍之邵公曰昔吾
驟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難（及至也）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
（音墜）而怒乎（殺王子命國人得殺之也）夫事君者險而不懟（君諸侯也在險之中不當懟懟謂若晉

慶鄭怨惠公愎諫違卜棄而不載（怨而不怒況事王乎）（怨心望也怒作氣也）乃以其子代

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凡十四年而宣王立）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籍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田籍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流籍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虢文公諫曰（賈侍中云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為王卿士昭謂虢叔之後西虢也及宣王都鎬在畿內也）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穀民之命故農為大事也）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出於農也器實曰粢在器曰盛）民之蕃庶於是乎生（蕃息也庶衆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供具也給足也）和協輯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也睦親也）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殖長也）敦庬純固於是乎成（敦厚也庬大也）是故稷為大官（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職為大官也）古者太史順時覛（音脈）土陽癉（丁佐反）憤盈土氣震發（覛視也癉厚也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也）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也）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先立春日也）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詩云二月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蒸升也膏潤也其動潤澤欲行也）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為災疫穀乃不殖也）稷以告（以太史之言告王）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太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也）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祗敬也祓齊戒祓除也不易不易物土之宜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也主耕耨王之籍田者）司空除壇于籍（司空掌地也）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農用田器也）先時五日（先耕時也）瞽告有協風至（瞽樂太師知風聲者也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也）王即齋宮（所齋之宮也）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御治也）王乃淳（之純反）濯饗醴（淳沃也濯溉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也）及期（期耕日也）鬱人薦鬯（鬱鬯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齋鬯也）犧人薦醴（犧人司樽掌共酒醴）王裸鬯饗醴乃

行 裸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絜也 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 監察也 膳夫農正陳籍禮 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農正田大夫也王數陳籍禮而祭其神爲農祈也 太史贊王 贊導也 王敬從之王耕一墢 鉢伐二音 班三之 班次也王耕一墢一耦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發廣尺深尺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 庶民終于千畝 終盡耕之也 其后稷省功 息井反 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 宰夫下大夫膳宰膳夫也 膳夫贊王王歆大牢 歆饗也 班嘗之 公卿大夫也 庶人終食 終畢也 是日也瞽師音官以風土 音官樂官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也 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 廩御廩也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爲廩以藏王所籍田以奉粢盛也 而時布之于農 布賦也 稷則徧誡百姓紀農協功 紀謂綜理也協同也 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 陰陽分布日夜同也滯蟄蟲也明堂月令曰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震雷蟄蟲咸動啓戶而出也 土不備墾辟在司寇 墾發也辟罪也在司寇司寇行其罪也 乃命其旅曰徇 旅衆也徇行也 農師一之 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也 農正再之 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農師 后稷三之 農官之君也故次農正 司空四之 司空主道路溝洫故次后稷也 司徒五之 司徒省民故次司空也 太保六之太師七之 太保太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汎監衆官不特掌事故次司徒也 太史八之 太史掌逆宮府之治故次太師也 宗伯九之 宗伯卿官掌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故次太史也 王則大徇 大徇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也 耨穫亦如之 如之如耕時也 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 用謂田器也 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 疆境也畔界也鎛鉏屬 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 求利謂變易使役干亂農功 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 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講習也 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 媚說也 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 優饒也裕緩也 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 匱神之祀不耕籍也困民之財取於民也 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

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後也傳曰我諸戎四岳之裔胄言宣王不納諫務農無以事神使民以致弱敗之咎也）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王立戲（以爲太子）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仲山父王卿士食采於樊）不順必犯（不順立少也犯魯必犯王命而不從也）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即政不立也）行而不順民將棄上（使長事少故民必棄上也）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誅之誅王命不誅則廢命也）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懿公戲也）而立伯御（伯御括也）

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孝公懿公之弟稱也）諸侯從是而不睦（從是而不相親睦於王也）宣王欲得國子之能道訓諸侯者（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云國子諸侯之子欲使訓道諸侯之子唐尚書云國子謂諸侯能治國子養百姓者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王子弟謂之國子道訓諸侯謂爲州伯者也）樊穆仲曰魯侯孝（穆仲仲山父之謚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耇凍黎也）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遺訓先王之教也）而咨於故實（咨謀也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命爲侯伯也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喪亡也敗于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閒也故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乃料民於太原（料數也太原地名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已上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

於王也 司商協民姓 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姓吹律合定其姓名也 司徒協旅 司徒掌合師旅
之衆也 司寇協姦 司寇刑官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也 牧協職 周禮牧人掌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也 工協
革 工百工之官革更也更制度者合其數 場協入 場人掌場圃委積珍物斂而藏之也 廩協出 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也
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
以事 事謂因籍田與蒐狩以簡知其數也 王治農於籍 籍籍於千畝田也 蒐于農隙 春田曰蒐蒐
擇也禽獸懷妊未著搜而取之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閑也 耨獲亦於籍 言王亦至於籍考課之 獮於既烝
秋田曰獮獮殺也順時始殺也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天子嘗新既升謂仲秋也 狩於畢時 冬田曰狩狩圍守而取之畢時時務畢也 是皆
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 習簡習也 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
少而惡事也 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不能修之意也 臨政示少諸侯避
之 示天下以寡弱諸侯將避遠王室不親附也 治民惡事無以賦令 言厭惡政事無以賦令也 且無故
而料民天之所惡也 故事也天道清淨也 害於政而妨於後嗣 害政敗為政之道也

妨後嗣為將有禍亂也 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涅也滅謂滅西周也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西周謂鎬京也幽王在焉酆岐之所近也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故三
川亦動也 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伯陽父周大夫也 夫天地之氣不失其
序 序次也 若過其序民亂之也 過失也言民者不敢斥王也 陽伏而不能出
陰迫而不能烝 烝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也 於是有地震 陰陽相迫氣動於下故地震也
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 鎮為陰所鎮笮也笮莊百反 陽失
而在陰 在陰在陰下也 川源必塞 地動則泉源塞 源塞國必亡 國依山川今源塞故國將亡也 夫
水土演而民用也 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之 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
不亡何待 水氣不潤土枯不養故乏財用 昔伊洛竭而夏亡 竭盡也伊出熊耳洛出冢嶺禹都陽城伊洛所近
河竭而商亡 商人都衛河水所經 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 二代之季謂桀紂也
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 依其精氣利澤也 山崩川竭

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不潤枯朽而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東遷謂平王遷於洛汭也

惠王三年惠王周莊王之孫釐王之子惠王涼也三年魯莊公十九年也邊伯石速蒍國出王而立子頹三子周大夫子頹莊王之少子王姚之子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蒍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蒍國之圃及邊伯之宮又收石速之秩故三子出王而立子頹王處于鄭三年王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爲客子國蒍國也客上客也樂及徧儛徧儛六代之樂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也一曰諸侯大夫徧儛鄭厲公見虢叔厲公鄭莊公之子厲公突也虢叔王卿士虢公林父也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不舉不樂也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頹歌舞不息樂禍也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圉門南門也二門王城門也殺子頹及三大夫王乃入也

十五年有神降於莘惠王十五年魯莊公三十二年也降謂下也言自上而下有聲象以接人也莘虢地也王問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過其名也掌爵祿廢置及策命諸侯孤卿大夫也曰是何故固有之乎故事也固猶嘗也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齊一也衷中也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惠愛也馨香芳馨之外聞者也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猶一也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冒抵冒也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馨不上聞於神神不饗也傳曰黍稷非馨香明德惟馨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矯加誅無罪曰誣百姓攜貳攜離貳二心也明神不蠲蠲潔也而民有遠志欲叛也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懷歸也故神亦往焉

觀其苛慝而降之禍（苛煩也慝惡也）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音禽）隧（回祿火神再宿爲信聆隧地名也）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檮杌鯀也過信曰次丕大邳山在河東）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也）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三君云鸑鷟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脊乎）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鄗鄗京也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也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也）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見記錄在史籍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昭王周成王之孫康王之子昭王瑕也房國名）實有爽德協於丹朱（爽貳也協合也丹朱堯子也）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憑依也儀匹也詩云實維我儀）（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憑依其身而匹偶焉生穆王也）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言神壹心依憑於人不遠遷也）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

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言神在虢虢其受之也）王曰然則何爲（何爲在虢）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也）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以貪取禍也）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太宰王卿也掌祭祀之式玉幣之事祝太祝也掌祈福祥史太史也掌次主位狸姓丹朱之後也神不歆非類故帥以往也純色曰犧）無有祈也（祈求也勿有求請禮之而已）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五年一巡守也）今其胄見（胄後也謂丹朱之神也）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物數也）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周公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傅氏狸姓也在周爲傅氏）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也）內史過從至虢（從從太宰而往也太史不掌祭祀王以其賢使以聽之也）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祝史虢之祝史祝應史嚚）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

必禍之絜祀曰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用用其財力也精意以
享禋也享獻也慈保庶民親也慈愛也保養也今虢公動匱百姓
以逞其違逞快也違邪也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求利謂請土也
十九年晉取虢惠王十九年魯僖之五年也
襄王使邵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襄王周僖王之孫惠王之子襄王鄭也邵公過
邵穆公之後邵武公也惠公晉獻公之庶子惠公夷吾也命瑞命也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為瑞節也呂甥郄芮相晉侯
不敬呂甥瑕呂飴甥也郄芮冀芮皆晉大夫相詔相禮儀也不敬慢惰也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玉信
圭侯所執長七寸卑下也禮執天子器則尚衡稽首首至地也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
無後後嗣也且呂郄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
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夏書逸書也元善也后君也戴奉也后非衆無與守邦
邦國也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亡矣

天子自稱曰余一人余一人有罪無罪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在余一人乃我教導之過也在盤庚
曰國之臧則惟女衆盤庚殷王祖乙之子今商書盤庚是也臧善也國俗之善則惟女衆歸功於下也國之
不臧則惟余一人是有逸罰逸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惟余一人是我有過也言其罪當在我
也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大事大事戎祀
也先王知大事之必以濟衆也是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
祓猶拂也考中度衷以涖之涖臨也考中省己之中心以度人之衷心恕以臨之也昭明物則以訓
之物事也則法也制義庶孚以行之義宜也庶衆也孚信也當制立事宜為衆所信而行之也祓除其心
精也精絜也考中度衷忠也忠恕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
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
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背外不與秦地
背內不與里丕之田虐其處者棄其信也虐其處者殺里丕之黨也不敬王命棄

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上故不以事上今晉侯皆施之於人故曰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實滿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四者精忠禮信也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崇尊也立立其祀也上帝天也明神日月也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禮天子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拜日於東門之外然則夕月在西門之外也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言不敢專也大夫士日恪位著音宁以儆其官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也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其有隊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旌表也車服旗章上下有等所以章別貴賤為之表識也為贄幣瑞節以鎮之鎮重也贄六贄也謂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幣六幣也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也瑞六瑞王執鎮圭尺二寸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六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節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以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為班

爵貴賤以列之班次也為令聞嘉譽以聲之謂有功德者則以策命述其功美進爵加錫以聲之也猶有散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言為之法制備悉如此尚有放散轉移懈慢於事不奉職業者也故加之刑辟流之裔土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遂為夷蠻之國民也有斧鉞刀墨之民斧鉞大刑也刀墨謂以刀刻其額而墨涅之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嗣嫡嗣也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亹亹勉勉也保守也任職也居非其位雖守職戒懼猶未足也若將廣其心廣其心放情欲也而遠其鄰背秦賂也陵其民虐其處也而卑其上不敬王命也將何以固守守守位也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替廢也廢執贄之禮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誣罔也誣民民亦將誣之替贄無鎮鎮重也無以自重也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恒常也事善象吉事惡象凶也任重享大者必速及速及於禍也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

諫而阿之亦必及焉大臣呂郤也享之言食也阿隨也襄王三年而立晉侯襄王三年魯僖之十年也賜瑞命在十一年也八年而隕於韓八年魯僖之十五年也秦怨惠公背施忘德舉兵伐之戰於韓原獲晉侯以歸隕其師徒三月而復之也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懷公無胄胄後也襄王十六年魯僖二十四年也懷公惠公之子子圉也惠公卒子圉嗣立秦穆公納公子重耳晉人刺懷公於高梁也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郤芮之字也二子悔納重耳欲焚公宮而殺公寺人披以告公潛會秦伯于王城二子焚公宮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太宰文公王卿士王子虎也內史興周內史叔興也晉文公獻公之子惠公異母兄重耳也命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上卿逆於境逆迎也晉侯郊勞郊迎勞也館諸宗廟館舍也舍於宗廟尊王命也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上公饔餼九牢設庭燎設大燭於庭謂之庭燎也及期命于武宮期將事之日也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命受王命設桑主布几筵主獻公之主也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於是錫命世子即位受命服也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不欲繼惠懷也故立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也筵席也太宰蒞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服鷩衣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三以王命命文公文公三讓而後就也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饔餼之屬也饗饗食之禮也贈致贈之禮也餞謂郊送飲酒之禮也如公命侯伯之禮者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之以宴好也太宰上卿也而言公者兼之也

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謂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也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也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導諸侯諸侯必歸之導訓也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言能行禮則有此四者也忠所以分也心忠則不偏也仁所以行也仁行則有恩也信所以守也信守則不貳也義所以節也制義之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得其度也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偷苟且也節度不攜攜離也若民不怨

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賈侍中云三謂忠信仁也昭謂施三謂三讓也服義義宜也服得其宜謂端委也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疚病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四者忠信仁義也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音刈人必豐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逮及也及

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后周惠王之后襄王繼母陳嬀陳嬀有寵生子帶將立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復之又通於襄王之后隗氏王廢隗氏周大夫頹叔桃子奉子帶以狄師伐周王出適鄭處于氾事在魯僖二十四年晉侯納之納王於周而殺子帶在魯僖二十四年

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襄王十六年魯僖二十四年也二十一年以諸侯朝王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襄王二十一年魯僖二十八年也衡雍踐土皆鄭地在今河內溫也捷勝也勝楚所獲兵衆也文公以僖二十八年夏四月敗楚於城濮城濮衛也旋至衡雍天子臨之晉侯以諸侯朝王且獻所得楚兵駟介百乘徒兵千也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為伯賜晉侯大輅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也於是乎始霸也

國語卷第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卷第二

周語中　　韋氏解

襄王十三年襄王十三年魯僖之二十年也下事見二十四年鄭人伐滑滑姬姓小國也先是鄭伐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叛即衛故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伐滑也王使游孫伯請滑游孫伯周大夫伯爵也鄭人執之鄭人文公捷也鄭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王命而執王使也王怒將以狄伐鄭狄隗姓之國也富辰諫曰不可富辰周大夫也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鬩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以禁禦他人侵侮已者百里諭遠也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文公之詩者周公旦之所作棠棣之詩是也所以閔管蔡而親兄弟此二句其四章也禦禁也言雖相與很於牆室之內猶能外禦異族侮害已者其後周衰厲王無道骨肉恩闕親親禮廢宴兄弟故邵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合其宗族於成周復循棠棣之歌以親之鄭唐二君以為棠棣穆公所作先之唯賈君得之穆公邵康公之後也至周公歷九王矣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雖內相很外禦他人故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言與襄王有兄弟之親也鄭武莊有大勳力于

平桓武乃鄭桓公之子武公滑突也莊武公之子莊公寤生也王功曰勳平幽王之子平王宜咎桓平王之孫文太子之子桓王林也幽王既滅鄭武公之子莊公寤生以卿士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桓王即位鄭莊公爲之卿士以王命討不庭伐宋在魯隱十年唐尚書云奪鄭伯政伯不朝王伐鄭鄭祝聃射王中肩豈得爲功桓當爲惠傳曰鄭有平惠之勳昭謂鄭世有功而桓王不賞又奪其政聃雖射王非莊公意又詩敘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明桓之非也下富辰又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明各異人不爲誤也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東遷謂平王也晉語曰鄭先君武公與晉文公戮力同心股肱周室輔平王也子頹之亂又鄭之繇定子頹周莊王之子惠王之叔父也篡惠王而立惠王出居鄭鄭厲公殺子頹而納之事在周語上也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置廢也詩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他徵召也他謂翟人伐鄭也徵於他利乃外矣外利在狄也章怨外利不義章明也棄親即狄不祥祥善也棄親出狄師以伐鄭也以怨報德不仁言鄭有德於王王怨而伐之是爲不仁也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保養也不義則利不阜阜厚也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

王不失此三德者三仁義祥也故能光有天下光大也而和寧百姓令聞不忘不忘言德及後代也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降下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階梯也由之利內則福利內娶得偶而有福也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樹利於狄也其無乃階禍乎爲禍階也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也詩云摯仲氏任杞繒由大姒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大姒之家也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也齊許申呂由大姜四國皆姜姓也四岳之後大姜之家也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也陳由大姬陳嬀姓舜後大姬周武王之元女成王之姊傳曰以元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之於陳也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內利內行七德親親以申固其家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鄢妘姓之國取仲任氏之女爲鄢夫人唐尚書曰鄢爲鄭武公所滅非取任氏而亡也昭謂幽王爲西戎所殺而詩言褒姒滅之明禍有所由也密須由伯姞伯姞密須之女也傳曰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此則文王所滅而獲鼓甲也大雅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不由嫁女而亡世

本云密須姞姓鄶由叔妘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鄶夫人唐尚書云亦鄭武公滅之不由女亡也昭謂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于夫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聃由鄭姬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女爲聃夫人同姓相娶猶魯昭公娶於吳亦其嬻姓所以亡也息由陳嬀息姬姓之國陳嬀陳女爲息夫人蔡哀侯亦娶於陳息嬀將歸過蔡蔡哀侯止而見之弗賓嬀以告息侯息侯導楚伐蔡蔡侯怨因稱息嬀之美於楚楚遂滅息以息嬀歸鄧由楚曼曼鄧女爲楚武王夫人生文王文王過鄧而利其國遂滅鄧而兼之也羅由季姬羅熊姓之國季姬姬氏女爲羅夫人而亡其國也盧由荊嬀盧嬀姓之國荊嬀盧女爲荊夫人荊楚也是皆外利離親者也外利行淫僻求利於外不能親親以亡其國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明顯也庸用也勳功也長老尚齒也愛親六親也禮新新來過賓也親舊君之故舊也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役爲也官不易方方道也而財不匱竭貢賦有品財用有節不乏盡也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十億曰兆夫人猶人人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判分也攜

離也七德謂尊貴至親舊也各以利退以利利其身而去也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暨至也夫狄無列於王室列位次也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也或云南南面君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新鄭新鄭之於王城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有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昭案內傳子產爭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以此言之鄭在南服明侯也周公雖制土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鄗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減車服改易故鄭在南服禮畿外之侯伯也世謂其見待重於采地之君故曰是不尊貴也狄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蔑小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平王東遷依鄭武公桓王即位鄭莊佐之莊桓王之子莊王他也惠莊王之孫僖王之子惠王涼也爲頹所篡出居於鄭鄭厲公納之自平王以來鄭世有功故曰皆受鄭勞勞功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捷鄭文公之名也弱猶稚也狄隗姓也隗姓赤狄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鄭桓公友宣王之母弟出者鄭國之封出於宣王之世也夫禮新不閒舊閒代也王以狄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

姜氏任氏之女世爲王妃嬪也今以狄女代之爲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書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階階狄禍也狄封豕豺狼也不可猒也封大猒足也王不聽十八年王黜狄后十八年魯僖公二十四年黜廢也狄后既立而通王子帶故王廢之也狄人來誅殺譚伯誅責也狄人奉子帶攻王而殺譚伯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也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帥其徒屬以死狄師

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狄人言初者惠后已死以其黨者謂頹叔桃子緣惠后欲立子帶故以子帶爲黨開狄人伐周也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鄭晉文公納之王出適鄭居於氾也文公納之殺子帶在魯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郟洛邑王城之地也王勞之以地王以其勤勞賞之以地謂陽樊溫原欑茅之田也辭辭不受也請隧焉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開地通路曰隧昭謂隧六隧也周禮天子遠郊之地有六鄉則六軍之士也外有六隧掌供王之貢賦唯天子有隧諸侯則無也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規規畫而有之也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其職貢供王祭也上帝天神五帝也山川五岳河海也百神丘陵墳衍之神也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用財用也庭直也虞度也不直猶不道也不度不意度而至之患也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其餘甸服之外地均平也周禮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使各有寧宇寧安宇居也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順順天地尊卑之義也若相侵犯則有災害也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言無所利皆均分諸侯也内官不過九御九御九嬪也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周禮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言嬪與卿主祭祀魯語曰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也豈敢猒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猒足也耳目聲色心腹嗜欲也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章采色之文章也死之服謂

六隧之民引王柩輅也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輕重布之貴賤
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帝王皆然也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僅猶劣也
府先王之府藏又不佞以勤叔父勤勞也天子稱九州之長同姓曰叔父也而班先王之大物
以賞私德班分也大物謂隧也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
豈敢有愛應猶受憎惡也言晉文雖當私賞猶非我一人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
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以言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
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光廣也裕寬也更姓易姓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造也庸
用也謂為天子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備物隧之屬也余一人
其流辟旅於裔土何辭之有與流放也言將辟於荒裔何復陳辭之有也若由
是姬姓也謂文公未更姓而王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
其未可改也言文公若尚在公侯之位將成霸業以興王室復先王之職則六隧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

德物將自至懋勉也言有天下則隧自至也余何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
以忝天下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王鎮撫百姓
也何政令之為也何以復臨百姓而為政令乎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自制
以為隧也余安能知之所不敢禁也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襄王從鄭至王城魯僖二十五年也以陽樊賜晉文公陽樊二邑在畿內也陽人
不服不肯屬晉晉侯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人也王以晉君為能
德為能布德行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
晉懷思也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懷來也柔安也使無有遠
志遠志離叛也今將大泯其宗祊泯滅也廟門謂之祊宗祊猶宗廟也而蔑殺其民人
蔑猶滅也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尋討也將蠻夷戎狄
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謂諸夏之國為蠻夷之行王於是致武以伐之此羸者

陽也未狎君政（羸弱也狎習也）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
是徵其敢逆命（官晉有司也徵召也）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
玩而頓乎（震威也玩黷也言舉非義兵誅罰失當故君之武威將見慢黷頓弊也）臣聞之曰武不可
覿文不可匿（覿見也匿隱也言不當尚武隱文也）覿武無烈（烈威也）匿文不昭
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
也（祇適也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爲甸服又懼晉不惠卹其民適以震威耀武而見殘破不然豈敢自愛而不服乎）且夫陽豈有
裔民哉（裔民謂凶惡之列放在荒裔者也）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
乃出陽民（放令去也）

温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温晉之河陽成公衛文公之子成公鄭也晉文公討不服衛成公恃楚而不從聞楚師敗于城濮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弟叔武以受盟于踐土或愬元咺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守國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會于温討不服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故晉侯執之歸之于京師在魯僖公二十八年也）
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當從王出也）上作政
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言君臣不相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
無乃不可乎（不行謂不順也言晉侯不行德政而聽元咺之愬欲殺衛侯也）夫君臣無獄（獄訟也無是非曲直獄訟之義也）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
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
（庸和用也刑法也）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
懼其無後（無後無以復合諸侯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
侯（在魯僖三十年也晉侯使醫衍酖衛侯不死魯僖爲請於王及晉侯皆納玉十瑴於是歸之也）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襄王二十四年魯僖之三十三年也秦師秦大夫孟明視之師也輕曰襲周北門王城北門也）左右皆免冑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左車左也右車

右也言免冑則不解甲而拜矣超乘跳躍上車無威儀所以敗也 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
有謫 滿周大夫王孫之名也謫猶咎也 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 輕謂超乘也驕謂士卒不肅也
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 脫簡脫也謂不敕旅整陣也 寡謀自陷
入險而脫能無敗乎 險謂崤也 秦師無謫是道廢也 是古道廢 是行
也秦師還 鄭商覺之矯以鄭伯之命犒之故還也 晉人敗諸崤獲其三帥丙術
視 崤晉地名在今弘農三帥秦三將謂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也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 晉侯晉文公之孫成公之子景公獳也隨會晉正卿士蔿之孫成伯之子士季武子也 定
王享之餚烝 定王襄王之孫頃王之子定王揄也烝升也升折俎之餚也 原公相禮 原公周卿士原襄公相佐
也 范子私於原公 范子隨會也食采於隨范故或曰隨會或曰范會也 曰吾聞王室之禮無
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 以告士
季之言告王也 王召士季 季范武子字也 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

烝 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凡郊禘皆血腥 王公立飫則有房烝 王天子公諸侯禮之立成者爲飫房大俎也詩
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 親戚宴饗則有餚烝 餚烝升體解節折之俎也謂之折俎 今女
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奬王室 奬成也 唯
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 貽遺也 余一人敢設飫禘焉 飫半體也
禘全體也 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 忠厚也親禮親戚宴饗之禮舊職故事
前好先王之好也 且唯戎狄則有體薦 體委與之也 夫戎狄冒沒輕儳
貪而不讓 冒抵觸也沒入也儳進退上下無列也 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
班貢不俟馨香嘉味 適往也班賦也 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
委與之 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 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 兄弟
晉也 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 協合也典常也 無亦擇其柔嘉 無亦不亦
也柔脆也嘉美也 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 籩竹器容四升其實棗栗糗餌

之屬也修其簠簋修備也簠簋盛黍稷之器也奉其犧象犧犧樽飾以犧牛象樽以象骨爲飾也出其樽彝樽彝皆受酒之器也陳其鼎俎俎設於左牛豕爲一列魚腊腸胃爲一列膚特於東淨其巾冪淨潔也巾冪所以覆樽彝也敬其祓除祓猶拂除也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加豆謂既食之後所加之豆也其實芹菹兔醢之屬酬幣宴貨酬報也聘有酬賓束帛之禮其宴束帛爲好謂之宴貨也以示容合好示容儀合和好也胡有孑然其效戎狄也孑然全體之皃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講講軍旅議大事章章程也建大德昭大物也大德大功也大物大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立成不坐也烝升也升其備物而已也飫以顯物宴以合好顯物示物備也故歲飫不倦歲行飫禮不至於懈倦也時宴不淫一時之間必有宴禮不至於淫湎也月會會計也計一月之經用也旬修旬十日之內所成爲也日完不忘日完一日之所爲不忘不忘其禮也服物昭庸采飾顯明庸功也冕服旗章所以昭其功五采之飾所以顯明德也文章比象黼黻繪繡之文章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也周旋序

順周旋容止也序次也各以次比順於禮也容貌有崇崇飾也容止可觀也威儀有則則法也其威可畏其儀可度也五味實氣味以實氣氣以行志五色精心五色之章所以異賢不肖精其心也五聲昭德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也五義紀宜五義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飲食可饗和同可觀餘烝故可饗以可去否曰和一心不二曰同和同之道行則德義可觀也財用可嘉酬幣宴貨以將厚意故可嘉也則順而德建則法也建立也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武子隨會也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三代夏殷周也於是乎修執秩以爲晉法秩常也可奉執以爲常也晉文公蒐於被廬作執秩之法自靈公以來闕而不用故武子修之以爲晉國之法也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聘問也問者王之所以撫萬國存省之也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假道自宋適楚經陳也是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相聘之禮假道也聘禮若過國至于境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廟也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火心星也覿見也草穢塞路爲茀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於辰也

候不在疆（候候人掌送迎賓客者疆境也）司空不視塗（司空掌道路者）澤不陂（陂障也古不窴澤故障之也）川不梁（流曰川梁渠梁也古不防川故渠之也）野有庾積（唐尚書云十六年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也）場功未畢（治場未畢詩云九月築場圃）道無列樹（列樹以表道且爲城守之用也）墾田若蓺（發田曰墾蓺猶蒔也言其稀少若蓺埶物也）膳宰不致餼（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曰餼）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不爲廬舍可以寄寓羈旅之客也）縣無施舍（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施舍賓客負任之處也）民將築臺於夏氏（民陳國之人也臺觀臺也夏氏陳大夫夏徵舒家也）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及至也陳靈公舜後恭王之子靈公平國也孔寧儀行父陳之二卿南冠楚冠也如往也往徵舒之家淫夏姬也賓單襄公也）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單子襄公也卿大夫稱子於其私士稱公也）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至而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隕落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也）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爲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教謂月令之屬也九月雨畢十月水涸也）草木節解而備藏（備收藏也月令季秋農事畢收）隕霜而冬裘具（孟冬天子始裘故九月可以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建亥之初也）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梮（時儆時以儆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修囷倉也待具也畚器名土蘢也梮舉土之器具爾畚梮將以築作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也建亥小雪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也）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也）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施德謂因時儆戒謹蓋藏成築功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

梁舟梁以舟為梁也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制法也表識也鄙四鄙也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也疆有寓望疆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也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財用之也囿有林池囿苑也林積木也池積水也所以禦災也禦備也災饑兵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言常用也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無奧草皆墾辟也奧深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蔑求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國城邑也班次也執事者有次也縣有序民縣鄙之民從事有序也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野場若棄也民罷於逸樂罷於為國作逸樂之事也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敵國位敵也關尹司關掌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聘禮曰及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遂以入境告也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為信而迎之行理小行人也候人為導導賓至於朝出送之於境也卿出郊勞聘禮曰賓至於近郊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之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門掃除門庭也宗祝執祀宗宗伯也祝太祝也執祀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也司里授館司里授客之館所當館大於卿也聘禮卿致館司徒具徒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積也司空視塗視塗險易司寇詰姦詰禁姦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祀賓客供其材也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事也火師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也水師監濯水師掌水監滌濯之事也膳宰致饔熟食曰饔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司馬掌師圉人養馬故陳芻圉人職屬司馬也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官以物至物事也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賓介也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貴國大國也班次也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正長也莅臨也上卿監之監視也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周禮王十二歲一巡守也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朝單子之名也有分族王之族親也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假道為過賓也而司事莫至是蔑

先王之官也（蔑欺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之教也）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造爲也彝常也）無即慆淫（即就也慆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休慶也）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伉對也儷偶也）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嬻姓矣乎（卿佐孔儀也賈唐二君云姓命也一曰夏氏姬姓鄭女亦姬姓故謂之嬻姓昭謂夏徵舒之父叔即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嬀姓也而靈公淫其妻是爲媟嬻其姓也）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妣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衮衮龍之衣也冕大冠也公之盛服也簡略也彝常也言棄其禮簡略常服）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之令無從非彝）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殞越（言勉帥其德猶恐落隊也）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無禮則危也）居大國之閒（大國晉楚也）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四者謂教制官令也）六年單子如楚（定王六年魯宣之八年也）八年陳侯

殺於夏氏（八年魯宣之十年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廏射而殺之）九年楚子入陳（楚莊王入陳討夏氏殺君之罪也既滅陳而復封之故曰入也唐尚書云遂取陳以爲縣誤也）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劉畿內之國康公王卿士王季子也）發幣於大夫（發其禮幣於魯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二子魯卿季文子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季孫行父孟獻子仲慶父之曾孫公孫敖之孫孟文伯歜之子仲孫蔑儉居處節儉也）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二子魯大夫叔孫宣子叔牙之曾孫莊叔得臣之子叔孫僑如也東門子家莊公之孫東門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也）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言儉也）叔孫東門其亡乎（言其侈也）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臣尚敬君尚惠也）寬肅宣惠君也（肅敬也宣徧也惠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本謂寬則得衆故可以守也）肅所以濟時也（濟成也）宣所以教施也（施徧則人不怨）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

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 不干時而動則無敗功也 敎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 阜厚也 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 徹達也 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 儉則有餘故所以足用也 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寛於死 寛猶遠也 以儉足用則遠於憂 無之絕之憂且遠驕僭之罪也 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寛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 上下君臣也隙瑕舋也 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 長世多歷年也 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 二子季孟言二人其能以儉足用也 用足則族可以庇 庇覆也恭儉節用無取於民國人說之故其宗族可以覆庇也 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 志在奢侈不恤人之窮匱故憂患必及之也 若是則必廣其身 廣大也務自大不顧其上也 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 東門大夫叔孫卿也位在人下而侈其上重而無基故不可以事二君也 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 叔孫下卿季孟上卿 若皆蚤世猶可 早世早即亡也其家猶可以免也 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 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

十六年魯宣公卒 定王十六年魯宣之十八年也 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 來告告周大夫也東門子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及宣公薨三桓逐子家遂奔齊也諸侯大夫以君命使出出必有禮覿私覿之事以通情結好吉凶相告子家嘗使於周故以亂告也告在魯宣十八年赴者未及明不及二君也

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殁二年 簡王定王之子簡王夷也十一年魯成十六年也宣伯僑如也通於宣王夫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公室國民逐之故出奔齊言成公未殁二年明不及三君也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 簡王八年魯成十三年也成公將與周晉伐秦而朝也 使叔孫僑

如先聘且告（使僑如先修聘禮且告周以成公將朝也）見王孫說與之語（說周大夫也）說
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
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
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禦難距其欲故不歡悅而後遣之）且其
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
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給共也）故聖人之施舍
也議之（施予也舍不予也）其喜怒取與亦議之是以不主寛惠亦
不主猛毅（主猶名也）主德義而已（賞得其人罰當其罪是為德義）王曰諾使私
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如使人之私無加賜也）及魯侯
至仲孫蔑為介（在賓為介介上介所以佐儀也）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好也言蔑好
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晉既克楚于鄢（克勝也晉厲公伐鄭楚人救之戰于鄢鄢在魯成十六年也）使郤至告慶
于周（郤至晉卿步揚之孫蒲城鵲居之子溫季也告慶以勝楚之福告王也）未將事（將行也未行告慶之禮）王叔簡
公飲之酒（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交酬好貨皆厚（交酬相酬之幣好貨宴飲以貨為好厚者幣物多也）飲
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邵桓公
與之語（邵桓公王卿士也）邵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
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
可以樹（二三君子在朝公卿也導者導于晉侯使外郤至以為上卿可以樹黨於晉也）今夫子見我以晉
國之克也為己實謀之（言戰勝楚吾之謀也）曰微我晉不戰矣（微無也）
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乘陵也）背宋之盟一也（宋盟
宋華元所合晉楚之成也華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欒武子故遂合二國之好盟在魯成十二年至十六年楚晉背盟伐宋也）德薄而以
地賂諸侯二也（楚王薄德鄭人不從楚以汝陰之田賂鄭鄭叛晉從楚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

三也（壯之良謂申叔時也幼弱司馬子反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卿士子重子囊不欲背晉楚王不聽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夷楚東之夷也晉語曰楚恭王帥東夷救鄭三陳夷鄭楚也）罪不由晉晉得其民（言楚叛盟非晉之罪也得民得民心也）四軍之帥旅力方剛（時晉立四軍四軍之帥晉八卿也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智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旅衆也剛強也）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晉有信故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楚背盟故晉有辭也）得民二也軍帥強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強之（欒欒書也范范士燮也）戰而勝是吾力也（謂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且夫戰也微謀（微無也言軍無計謀也）吾有三代（伐功也三代勇禮仁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下下車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

（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乃止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知政謂為政也）吾曰子則賢矣（吾郤桓公自謂也）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郤至位在七人下故恐政未及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伯荀林父也從下軍之佐第六卿升為正卿也）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宣子趙盾也為中軍佐此第二卿未有軍行升為正卿也）今欒伯自下軍往（欒伯欒書也將下軍第五卿而為正卿也）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趙欒也得郤至四人言己之材優於彼四人也三人之中無有所不及也）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言如是君以為何如也）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稱舉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蓋掩也）夫人性陵上者也（如能在人上者人欲勝陵之也故君子上禮讓而天下莫敢陵也）不可蓋也（言人之美不可掩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

滋益也求掩蓋人以自高大則其抑退而下益甚也 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 獸惡其網爲其害己民惡其上爲其病己 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書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上陵也 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回邪也求福以禮不以邪也 在禮敵必三讓 敵體敵也 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 加猶上也 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 先諸民先求民志也庇猶廕也言王者先安民然後自庇廕也長利長有福利也 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 待猶備也 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之功以爲己力不亦難乎 佻偷也偷天之功以爲己力也 佻天不祥乘人不義 乘陵也 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 民力所爲也 以義死用謂之勇 若富辰也 奉義順則謂之禮 謂若管仲責楚包茅也 畜義豐功謂之仁 豐大也謂若狐偃輔晉文也 姦仁爲佻 以姦僞行仁爲偷仁謂獲鄭伯而赦之也 姦禮爲羞 羞恥也謂見楚君而趨也 姦勇爲賊 還賊國也姦勇謂逐楚卒也 夫戰盡敵爲上守和同順義爲上 守和同謂不相與戰而平和也順義順王義也 故制戎以果毅 戎兵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也 制朝以序成 序次也朝不越爵則政成也 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 容容儀也謂下趨也 叛國即讎佻也 叛其國而即讎人謂赦鄭伯欲以偷仁也 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 替慶也 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 違避也今周書太誓無此言其散亡乎 郤至歸明年死難 明年魯成十七年也死爲厲公所殺也 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 伯輿周大夫也使訟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佐伯輿王叔不勝遂出奔晉在魯襄十年也

國語卷第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卷第三

周語下　韋氏解

柯陵之會 柯陵鄭西地名也經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在魯成十七年 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 襄公王卿士單朝之謚也時命事而不與會故不書厲公晉成公之孫景公之子厲公州蒲也視遠望視遠步高舉足高也 晉郤錡見其語犯 郤錡晉卿郤克之子駒伯也犯陵犯人也 郤犨見其語迂 郤犨晉卿郤錡之族父步揚之子苦成叔也迂迂迴加誣於人也 郤至見其語伐 郤至晉卿郤犨之弟溫季昭子也伐好伐其功也 齊國佐見其語盡 國佐齊卿國歸父之子國武子也盡者盡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諱也 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 成公魯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言及晉難語次及晉將罪己之難及為郤犨所誣也晉將伐鄭使欒黶乞師於魯成公將如會叔孫僑如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氏而取其室穆姜送公使逐季孟公以晉難告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懼待於壞隤儆守而後行故不及戰郤犨受僑如之賂為之譖魯於晉侯曰魯侯後至者待於壞隤將以待勝者晉侯怒不見公故成公為單子言之也 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

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
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故事也將以天道占之乎以人事知之乎)對曰吾非
瞽史焉知天道(瞽樂太師掌知音樂風氣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太史掌抱天時與太師同車皆知天道也)吾
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
以定體足以從之(體手足也論語曰四體不勤也)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
固則容不正也)目以處義(義宜也)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
不在體(在存也)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
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
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
視遠日絕其義(謫譴也言日絕其宜也)足高日棄其德(人君容止佩玉有節今步高失宜棄
其德也)言爽日反其信(爽貳也反違也)聽淫日離其名(淫濫也離失也名聲所名也)夫

目以處義足以踐德(踐履也動履德行也)口以庇信(庇覆也言行相覆爲信也)耳以聽
名者也(耳所以聽別萬事之名聲也)故不可不愼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言視聽四
者而亡其二爲偏喪偏喪者有咎咎及身也)既喪則國從之(既盡也四者盡喪國從而亡也)晉侯爽二吾
是以云(爽當爲喪字之誤也喪二視與步也是爲偏喪故言晉君當之)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
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三卿錡犨至也復有五人爲五大夫故号八郤也)高位寔疾顚
(高者近危疾速也顚隕也)厚味寔腊毒(厚味喻重禄也腊亟也讀若廣昔酒焉味厚者其毒亟也)今郤伯之
語犯叔迃季伐(伯錡也叔犨也季至也)犯則陵人迃則誣人伐則掩人
(掩人之美)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益猶加也三怨犯誣掩也)雖
齊國子亦將與焉(與與於禍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
人過怨之本也(招舉也)唯善人能受盡言(思聞過以自改)齊其有
乎(言無也)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國德己國有德也鄰於不修與

不修德者爲鄰也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長翟之人謂叔孫僑如也僑如之父得臣敗翟于鹹獲長翟僑如因名其子爲僑如利而不義者好利而不義通於穆姜欲逐季孟而專魯國也其利淫矣流之若何言其所利驕淫之事自流放也放之者若何也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簡王十一年魯成十七年也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厲公既殺三郤欒書中行偃懼誅執厲公而殺之於匠驪氏也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翼晉別都也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不得同於先君也禮諸侯七命遣車七乘以車一乘不成喪也齊人殺國武子是年齊人又殺國佐也齊慶剋通于靈公之母聲孟子國佐召慶剋而謂之慶剋以告夫人夫人愬之於靈公靈公殺之殺在魯成十八年也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也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讒詛不畜羣公子故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跛偏任也視無還睛轉復反爲還也聽無聳不聳耳而聽也言無遠遠謂非耳目所及也言敬必及天象天之敬乾乾不息言忠必及意出自心意爲忠言信必及身先信於身而後及人言仁必及人博愛於人爲仁言義必及利能利人物然後爲義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言智必及事能處事物爲智言勇必及制以義爲制也勇而不義非勇也言教必及辯辯別也能分別是非乃可以教言孝必及神孝於鬼神則孝者信矣言惠必及和惠愛也和睦也言致和睦乃爲親愛也言讓必及敵雖在匹敵猶以禮讓也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急其宗也有慶未嘗不怡慶福也怡悅也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頃公單襄公之子也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經緯天地曰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祚福也天之所福小則得國大得天下也夫敬文之恭也文者德之總名也恭者其別行也十一義皆如之忠文之實也忠自中出故爲文之實誠也信文之孚也孚覆也仁文之愛也仁者文之慈愛義文之制也義所以制斷事宜也智文之輿也智所以載行文德勇文之帥也謂以勇帥行其心義教文之施也所以施布德化孝文之本也言人始於事親故孝爲文本也惠文之慈也慈愛也讓文之材也

材用也象天能敬言能則天是能敬也帥意能忠帥循也循己之意恕而行之爲忠也思身
能信思誠其身乃爲信也易曰體信足以長人也愛人能仁言愛人乃爲仁也利制能義以利
爲制故能義也事建能智能處立百事爲智也帥義能勇修義而行故能勇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施
辯能教施其道化而行能辯明之故能教昭神能孝昭顯也尊而顯之若周公然慈和能惠
慈愛和睦故能惠也推敵能讓與己體敵猶推先之故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
夫子晉周也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經之以天
緯之以地以天之六氣爲經以地之五行爲緯而成之也經緯不爽文之象也爽差也文王
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夫子被文矣質文其質性有文德也被被服之也言文王質
性有文德故能得天下晉周則被服之可以得國也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父昭子穆孫復爲昭一昭一穆相次而
下近者言周子之親與晉最近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
成定也言無遠愼也夫正德之道也德之道路端德之信也端慤故信

成德之終也志定故能終也愼德之守也守守德也守終純固道正事
信明令德矣言周子明於善德也愼成端正德之相也相助也愼成端正覆述上事爲下出也
爲晉休戚不背本也休喜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被服文德又以四行輔助
之非國何取言必得國也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成公晉文公之庶子成公黑臀也歸者自周歸晉
也趙穿弒靈公趙盾逆公子黑臀子周而立之著曰筮筮立成公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
焉乾下乾上乾也坤下乾上否也乾初九九二九三變而之否也乾天也君也故曰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爲君也乾下變而爲坤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曰
否變有臣象三爻故三世而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體不變周天子國也三爻有三變故君三出於周也一既往矣後之不知
其次必此一謂成公已往爲晉君後之不知不知最後者在誰也其次必此次成公而往者必周子也且吾聞成公之生
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規畫也臀尻也三而畀
驩之孫畀予也三世爲晉君而更予驩之孫也驩晉襄公之名也孫曾孫周子也自孫已下皆稱孫詩曰周公之孫謂僖公也故名之
曰黑臀於今再矣賈侍中云於今單襄公時也晉厲公即黑臀之孫二世爲君與黑臀滿三世矣唐尚書云時晉景公在位成公生景

公故言再昭謂魯成十七年單襄公與晉厲公會於柯陵後三年而單襄公卒其歲厲公弑則襄公將死時非景公明矣賈君得之 單襄公曰驩此其孫也 此周子者晉襄公之孫也 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 襲合也三合德夢卦也 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必克之也 以三襲也 言武王夢卜祥三合故遂克商有天下今晉周德夢卦亦三合將必得國也 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 仍數也鮮寡也胄後也晉厲公數行無道晉公族之後又寡少將失國也 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 晉子周子也 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爲悼公 亂謂弑也

靈王二十二年 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四年也是歲齊人城郟 穀洛鬬將毁王宮 穀洛二水名也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鬬者兩水激有似於鬬也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毁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郟也 王欲壅之 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 太子晉諫曰不可 晉靈王太子也早卒不立 晉聞古之長民者 長猶君也 不墮山 墮毁也 不崇藪 崇高也澤無水曰藪 不防川 防障也流曰川 不竇澤 澤居水也竇決也不爲此四者爲反天性也 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 物所生歸也 川氣之導也 導達也易曰山澤通氣 澤水之鍾也 鍾聚也 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 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 疏爲川谷以導其氣 疏通也 陂塘汙庳以鍾其美 畜水曰陂塘也美謂滋潤也 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 大曰崩小曰阤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 沈伏也滯積也越遠也 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 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山陵不崩故死有所葬齊語曰陵爲之終 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 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 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 虞度也 古之聖王唯此之慎 慎逆天地之性也 昔共工棄此道也 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衰共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氏爭而王也或云共工堯時諸侯爲高辛所滅昭謂言爲高辛所滅安得爲堯諸侯又堯

時共工與此異也虞于湛樂虞安也湛淫也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堙塞也高謂山陵庳謂池澤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鮌有虞舜也鮌禹父崇鮌國伯爵也堯時在位而言有虞者鮌之誅舜之爲也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播放也稱舉也舉遂共工之過者謂鄣洪水也堯用殛之于羽山殛誅也舜臣堯殛鮌於羽山羽山在今東海祝其南也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度法也釐改制量釐理也量度也象物天地取法天地之物象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比類百則類亦象也儀之于民儀准也而度之于羣生度之謂不傷害也共之從孫四嶽佐之共共工也從孫昆季之孫也四嶽官名主四嶽之祭爲諸侯伯佐助也言共工從孫爲四嶽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也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高高封崇九山也下下陂障九澤也疏川決江疏河導滯鑿龍門闢伊闕也鍾水豐物鍾聚畜水潦所以豐殖百物也封崇九山封大崇高也除其壅塞之害通其水泉使不墮壞是謂封崇凡此諸侯言九者皆謂九州之中山川藪澤也決汨九川汨通也陂鄣九澤鄣防也豐殖九藪豐茂也殖長也汨越

九原越揚也宅居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合通四海使之同軌也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霜雹也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也水無沈氣沈伏也無伏積之氣也火無災燀燀炎起貌也天曰災人曰火神無閒行閒行姦神淫厲之類也民無淫心陰陽調用足故無淫濫之心也時無逆數逆數四時寒暑反逆也物無害生蝗螟之屬不害嘉穀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帥循也軌道也儀法也莫非嘉績克厭帝心謂禹與四嶽也嘉善也績功也克能也厭合也帝天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祚祿也論語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是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堯賜禹姓曰姒封之於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祉福也殷盛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者以其能以善福殷富天下生有萬物也姒猶祉也夏大也以爲善福殷富天下爲大也祚四嶽國命以侯伯堯以四嶽佐禹有功封之於呂命爲侯伯使長諸侯也賜姓曰姜姜四嶽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嶽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氏曰有呂以國爲呂氏也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肱臂也豐厚也氏曰有呂者以四嶽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膂也呂之爲言膂也此一王四伯豈繄多寵皆亡王

之後也（一王謂禹四伯謂四嶽也為四嶽伯故稱四伯繄之也言禹與四嶽豈是多寵之人乃亡王之後禹鯀之子禹郊鯀而追王之也四嶽共工從孫共工侵諸侯以自王言皆無道而亡非伯王所起明禹嶽之興非因之也）唯能釐舉嘉義（舉用也）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下後也典常也）有夏雖衰杞鄫猶在（杞鄫二國夏後也猶在在靈王之世也）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四嶽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亦其族也）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受祀謂封國受命祀社稷山川也迄至也至於有天下謂禹也祀或為氏）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慆慢閒代也以慢淫之心代其嘉功謂若桀也）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踣僵也振救也）絕後無主（無祭主也）湮替隸圉（湮没也替廢也隸役也圉養馬者）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鯀黃帝之後也共工炎帝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義宜也）不儀生物之則（儀准也）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以忠信之心代其慆淫也）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順四時之令而動也）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朗明也終成也融長也）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附隨也）若啓先王之遺訓（啓開也訓教也）省其典圖刑法（典禮也圖象也）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違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明精氣也）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亂人狂悖怨亂之人也過猶干也干其怒也）又曰佐饔者嘗焉（饔烹煎之官也）佐鬭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猶財色之禍生於好也）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詩大雅桑柔之二章騤騤行貌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動搖不休止之意夷平也靡無也泯滅也疾厲王好征伐用兵不得其所禍亂不平無國不見滅之）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桑柔之十一章也寧安也荼苦也言民疾王之虐貪樂禍亂安為苦毒之行也）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

多其飾彌章 惕惕然恐懼也彌終也章著也言見禍亂之戒不恐懼循省以消災咎以墮飾之禍敗終將章著也 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 弭止也此四王父子相繼厲暴虐而流宣不務農而料民幽昏亂以滅西周平不能修政至于微弱皆己行所致故曰貪天禍禍敗至今未止也 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 寧安也堯時洪水黎民阻飢稷播百穀民用乂安也 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 基始也靖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太王王季文王 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十八者加武王成康并上十五 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 革更也典法也厲王無道變更周法至今靈王十四王也謂厲宣幽平桓嚴僖惠襄頃匡定簡靈也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 至景

王十五也 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 少猶裁也光明也逆迎也休慶也 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 章明也輔助也 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 鑒鏡也黎九黎苗三苗少皞氏衰九黎亂德顓頊滅之高辛氏衰三苗又亂堯誅之夏商之季謂桀紂湯武滅之也 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 方四方也謂逆四時之令也 而蔑棄五則 蔑滅也則法也謂象天儀地和民順時共神也 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 夷滅也彝尊彝宗廟之器也 子孫為隸不夷於民 隸役也 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 崇高也賈侍中云一耦之發廣尺深尺為畎百步為畝昭謂下曰畎高曰畝畝壟也書曰異畝同穎 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 靖治也 無有異焉 唯所行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謂湯伐桀也將焉用飾宮其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
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
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咨議也觀之詩書與民之
憲言詩書上亂生不夷之屬民之憲言無過亂人之門也則皆亡王之爲也上下議之無
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象天象也文詩書也上
非天刑下非地德刑法也德猶利也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
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
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王之太子晉之弟也寵人子朝及其臣賓孟之屬也景王崩王室大
亂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許賓孟立子朝未立而王崩單子劉子立子猛而攻子朝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頃王之子靈王祖父而言及定王王室遂卑非也定王當爲貞王名介敬王子也是時大臣專政諸侯無伯故王室遂卑
晉羊舌肸聘于周肸晉大夫羊舌職之子叔向之名也發幣於大夫及單靖

公發其禮幣於周大夫次及靖公靖公王卿士單靡公之孫頃公之子也靖公享之儉而敬饗食禮薄而身敬也
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賓禮所以賓待叔向之禮也送之以物曰贈以飲食曰餞餞郊禮上位在靖公上也視不敢
踰也燕無私燕私好貨及籩豆之加也送不過郊至郊而反亦言無私也語說昊天有成命
語宴語所及也說樂也昊天有成命周頌篇名也單之老送叔向老家臣室老也禮卿大夫之貴臣爲室老叔向告之
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
一姓一代也昔史佚有言史佚周文武時太史尹佚也曰動莫若敬敬可久也居莫若儉
儉易容也德莫若讓讓遠怨也事莫若咨咨寡失也單子之貺我禮也
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崇高也器無彤鏤儉也彤丹也鏤刻金飾也身聳
除潔聳懼也除治也外內齊給敬也外在朝廷內治家事齊整也給備也宴好享賜不踰
其上讓也宴好所以通情結好也享賜所以酬賓賜下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放依也咨
言必與上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殺雜也衆人過郊單子獨否所以不雜也能避

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避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盛德二后也謂成王即位而郊見推文武受命之功以郊祀天地而歌之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昊天天大號也二后文武也康安也言昊天有所成之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賈鄭唐說皆然夙夜基命宥密夙早也夜暮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言二后蚤起夜寐始行信命以寬仁寧靜之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緝明也熙光大也亶厚也厥其也肆固也靖和也言二君能光明其德厚其心以固和天下也是道成王之德也是詩道文武能成其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烈威也言能明其文使之昭定其武使之盛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稱舉也翼敬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推功曰讓書曰允恭克讓賈唐二君云二后所以受天命者能讓有德也謂詢於八虞訪於辛尹之類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言不敢自安逸者是其敬百姓也百姓百官也夙夜恭也夙夜敬事曰恭書曰文王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

熙廣也鄭司農云廣當爲光虞亦如之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始篇之首句也言以敬讓爲始也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中篇之中句也帥循也言其恭儉信寬循而行之歸於安民也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其終篇之終句也廣厚其心美其教化而固和之也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成成其王命也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應當也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詩大雅既醉之六章也類族也壼梱也言孝子之行先於室家族類以相致乃及於天下也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祚福也胤嗣也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古能以孝道施於族類故不辱前哲之人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蕃息也育長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膺抱也保持也以佐王室可

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物事也混同也章明也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他矣單單氏世也闕缺也茲此也此君靖公也他他族也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貴也二十一年魯昭之十八年也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者也古曰泉後轉曰錢賈侍中曰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爲上幣銅鐵爲下幣大錢者大於舊其價重也唐尚書曰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鄭司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也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識本制至漢唯五銖文行至王莽時錢乃有十品今存於民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則唐所謂大泉者乃莽時泉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王至赧王十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易改轉不相因先時所不能紀或云大錢文曰寶貨皆非事實又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而有二品者之不熟也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也古者天災降戾降下也戾至也災謂水旱螟螣之屬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拯也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

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也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也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也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爲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寡也故民失其資也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之乏則將厚取於民厚取厚斂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共也遠志逋逃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謂備也未至而設之謂備預不虞安不忘危也有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疫量資幣平輕重之屬也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爲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也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爲召災也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固已爲羸病之國天降禍災未厭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

經國（君以善政為經臣奉而成之為緯）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人樹德於民以除之（樹立也除除令不從之患也）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鈞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詩大雅旱麓之首章也旱山名也山足曰麓榛似栗而小楛木名濟濟盛貌也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愷樂也悌易也干求也君子謂君長也言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求祿其心樂易也）夫旱麓之榛楛殖（殖長也）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肆極也既盡也皆謂無山林衡虞之政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周陽也穀地為田麻地為疇荒廢也蕪穢也）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險危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錢而鑄大錢也）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小曰汙竭盡也無日無日數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災之備也）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備備災之法令也）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翳猶屏也人民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曰翳滅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景王二十三年魯昭二十年也賈侍中云無射鍾名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或說云鑄無射而以林鍾之數益之昭謂下言細抑大陵又曰聽聲越遠如此則賈言無射有覆近之矣唐尚書從賈也）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鮮寡也寡其繼者用物過度妨於財也）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積聚既喪謂廢小錢也生財也殖長也）且夫鍾不過以動聲（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也）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若無射復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也林鍾陰聲之大者也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非法鍾之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若目之精明所不能見亦不可施以目也耳目所不能及而強之則有眩惑之失以生疾也）夫目之

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 六尺為步賈君以半步為武 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 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 清濁律中之變黃鍾為宮則濁大呂為角則清也 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 勝舉也 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 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者弦繫之以為鈞法百二十斤為石 律度量衡於是乎生 律五聲陰陽之法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有斤兩之數生於黃鍾黃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為銖是為一龠龠二為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也 小大器用於是乎出 出於鍾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小謂錙銖分寸大謂斤兩丈尺也 故聖人愼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 耳不及知其清濁也 比之不度 不度不中鈞石之數也 鍾聲不可以知和 耳不能聽故不可以知和也 制度不可以出節 節謂法度量衡之節也 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 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為之發動 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 習於和正則不眩惑也 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 歆猶嘉服也言德以言發德教也 上得民心以殖義方 殖立於道也 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 耳聞和聲則口有美言此感於物也 以為憲令 憲法也 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 貳變也 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 口內五味則耳樂五聲耳樂五聲則志氣生也 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 信審也名號也 明以時動 視明則動得其時也 名以成政 號令所以成政也 動以殖生 殖長也動得其時所以財長生也 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 不和無射大林也若聽樂而震視色而眩則味入不

精美味入不精美則氣放佚不行於身體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慝惡也此四者氣失之所生也狂悖眩惑謂子朝寵賓孟也轉易過惡嬖子配適殺大臣也出令不信有轉易也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不知所為盡力也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二謂作大錢鑄大鐘也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名也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守官所守之官弗及知也臣聞之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也鐘尚羽鐘聲大故尚羽也石尚角石磬也輕於鐘故尚角角清濁之中也匏竹利制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無所尚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大故為主第次第也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保安也備具也殖長也古者以樂省土風而紀農事故曰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也從細尚細聲也謂鐘尚羽石尚角也輕者從大輕瓦絲也從大謂瓦絲尚宮也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從其調利也革木一聲革鼗鼓也木柷敔也一聲無清濁之變也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和八音克諧也平細大不踰也故可以平民樂和則諧政和則平也聲以和樂律以平聲聲五聲也以成八音而調樂也賈侍中云律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大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所以平五聲也金石以動之鐘磬所以發動五聲也絲竹以行之絲管所以行之也詩以道之道已志也書曰詩言志歌以詠之詠詩也書曰歌永言聲依永匏以宣之宣發揚也瓦以贊之贊助也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物事也極中也極之所集曰聲聲會也言中和之所會集曰正聲也聲應相保曰和保安也細大不踰曰平細大之聲不相踰越曰平今無射有林是不平也如是而鑄之金鑄金以為鐘也磨之石磨石以為磬也繫之絲木繫絲木以為琴瑟也越之匏竹越匏竹以為笙管也越謂為之孔也樂記曰朱絃而疏越節之鼓節其長短大小也而行之以遂八風遂順也傳曰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正西曰兌為金為閶闔風西北曰乾為石為不周正北曰坎為革為廣莫東北曰艮為匏為融風正東曰震為竹為明庶東南曰巽為木為清明正南曰離為絲為景風西南曰

坤爲乞爲涼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滯積也積陰而發則夏有霜雹散陽陽不藏冬無冰
李梅實之類是也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
備而樂成上下不罷罷勞也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
正細謂無射也主正也言無射有大林是作細而大過其律妨於正聲也用物過度妨於財過度用金多也正害
財匱妨於樂樂從和今正害財匱故妨於樂也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細無
射也大大林也言大聲陵之細聲抑而不聞不容於耳不能容別也聽聲越遠非平也越迂也言無射之聲爲大林所陵聽
之微細迂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宗官宗伯樂官屬也夫
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樂以殖財也於是乎道之以中德
詠之以中音中德中庸之德聲也中音中和之音也德音不愆以合神人合神人謂祭祀饗宴
也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逞快
也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

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財匱故民離樂不和故神怒也二十四年鍾成伶
人告和伶人樂人也景王二十四年魯昭二十一年也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
可知也州鳩以爲鍾實不和伶人媚王謂之和耳故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
樂之則爲和言聲音之道與政通也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
和也亂世之音怨以怒故曰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曹羣也其所曹
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也衆口鑠
金鑠銷也衆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也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金害民之金謂錢鍾也懼一
之廢也二金之中其一必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八十曰耄耄昏惑也二十五年
王崩鍾不和崩而言鍾不和明樂人之訛也
王將鑄無射王景王也問律於伶州鳩律鍾律也對曰律所以立均
出度也律謂六律六呂也陽爲律陰爲呂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林鍾仲呂夾鍾大呂應鍾南呂也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絃

𣫞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之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神瞽考合也謂合中和之聲而量度之以制樂者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均平也軌道也儀法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以立百事之道法也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紀之以三三天地人也古紀聲合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人神以和平之以六平之以六律也上章曰律以平聲成於十二十二律呂也陰陽相扶律取妻而呂生子上下生之數備也天之道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十一月黃鍾乾初九也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爲中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黃鍾初九六律之首故六律正色爲黃鍾之名重元正始之義也黃鍾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律長九寸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爲宮法云九寸之一得林鍾初六六呂之首陰之變管長六寸六月律之始也故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是以初九爲黃鍾黃中之色也鍾言陽氣聚鍾於下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宣徧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十一月陽伏於下物始萌於五聲爲宮含元處中所以徧養六氣九德之本也由是第之由從也第次也次奇月也二曰太蔟正月太蔟乾九二也管長八寸法云九分之八太蔟言陽氣太蔟達於上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贊佐也賈唐云太蔟正聲爲商故爲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也明堂月令正月蟄蟲出震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一分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潔也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養生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於正聲爲角是月百物修潔故用之宗廟合致神人用之鄉宴可以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月蕤賓乾九四也管長六寸三分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蕤委蕤柔貌也言陰氣爲主委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酬勸酢報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七月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九功之則成民使無疑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宣徧也軌道也儀法也九月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徧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六閒六呂在陽律之閒沈滯也黜去也越揚也呂陰律所以侶閒陽成其功發揚滯伏之氣而去散越者也伏則不宣散則不和陰陽序次風雨時至所以生物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管長八寸八分法云三分之二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爲八寸分寸之一百四下生律元一也陰繫於陽以黃鍾爲主故曰元閒以陽爲首不名其物臣歸功於上之義也大呂助陽宣散物也天氣始於黃鍾萌而赤地受之於大

呂牙而白成黄鍾之功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二月夾鍾坤六五也管長七寸四分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二倍之為七寸分寸之一千七十五隙間也夾鍾助陽鍾聚也四隙四時之間氣微細者春為陽中萬物始生四時之微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成之故夾鍾出四時之微氣也

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月仲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為六寸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陽氣越於中至四月宣散於外純乾用事陰閉藏於內所以助陽成功也故曰正月正陽之月也

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六月林鍾坤初六也管長六寸律長六寸林衆盛也鍾聚也於正聲為徵展審也俾使也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僞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大敬其職也

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管長五寸三分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榮而不實曰秀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贊佐也

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十月應鍾坤六三也管長四寸七分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言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器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器用程度庶品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月令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程度毋作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也

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律呂不變易其正各順其時則神無姦行物無害生也

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細細聲謂角徵羽也鈞調也鍾大鍾鎛小鍾也昭明也有鍾無鎛謂而細不相和故以鍾為之節明其大者以大平細也

大鈞有鎛無鍾大調宮商也舉宮商而但有鎛無鍾謂兩大不相和故云去鍾而用鎛以小平大也

甚大無鎛鳴其細也甚大謂宮商大聲也則又去鎛獨鳴其細細謂絲竹革木

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大聲昭小聲鳴和平之道也

和平則久久可久樂也

久固則純固安也可久則安安則純也孔子曰縱之純如也

純明則終終成也書曰簫韶九成

終復則樂終復終則奏故樂也

所以成政也言政象樂也

故先王貴之貴其和平可以移風易俗也

王曰七律者何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為音器用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變宮蕤賓變徵也

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從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為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

月在天駟四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

日在析木之津律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其間為漢津謂戊子日宿箕七度也

辰在斗柄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為十二月夏為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也

星在天黿星辰星也天黿次名一曰玄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天黿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與須女伏天黿之首也

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星辰星也辰星在須女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故皆在北維北維北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水位也
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
建立也顓頊帝嚳所代也帝嚳周之先祖后稷所出禮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顓頊水德之王立於北方帝嚳木德故受之於水今周亦水德當受殷之水猶嚳之受顓頊也
我姬氏出自天黿
姬氏周姓天黿即玄枵齊之分野周之皇妣王季母大姜者逄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於天黿傳曰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又曰有星出于須女姜氏任氏實守其祀
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
從斗一度至十一度分屬析木日辰所在也建星在牽牛間謂從辰星所在須女天黿之首析木之分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言得水類也
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憑神也
皇君也生曰母死曰妣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姜女也女子謂昆弟之子男女皆曰姪伯陵大姜之祖有逄伯陵也逄公伯陵之後大姜之姪殷之諸侯封於齊地齊地屬天黿故祀天黿死而配食為其神主故云憑憑依也言天黿乃皇妣家之所憑依也非但合於木水相承而已又我實出於水家周道起於大王故本於大姜也
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
歲星在鶉火鶉火周分野也歲星所在利以伐之也
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
辰馬謂房心星也所在大辰之次為天駟駟馬也故曰辰馬言月在房合於農祥祥猶象也房星晨正而農事起焉故謂之農祥
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
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農以成善后稷是
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
祖王武王也五位歲月日星辰也三所逢公所憑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

緯也
自鶉及駟七列
鶉火之分張十六度駟天駟房五度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也
南北之揆七同
七同合七律也揆度也歲在鶉火午辰星在天黿子鶉火周分野天黿及辰水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
凡人神以數合之以聲昭之
凡合神人之樂也以數合之謂取其七也以聲昭之謂用律調音也
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
同謂神人相應也
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
七同其數謂七列七律也律和其聲律有陰陽正變之聲也
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
二月周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之日夜陳陳師未畢而雨天地神人協同之應也
以夷則之上宮畢
夷平則法也夷則所以平民無貳也上宮以夷則為宮聲夷則上宮也故以畢陳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一曰陽氣在上故曰上宮也
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
長謂先用之也辰時也辰日月之會斗柄也當初陳之時周二月昏斗建丑而斗柄在戌上下臨其時名其樂為羽羽翼其眾也
所以藩屏民則也
屏蔽也羽之義以其能藩蔽民使中法則也
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
布戎陳兵謂夜陳之晨旦甲子昧爽左仗黃鉞右秉白旄時也黃鍾所以宣養氣德使皆自勉尚桓桓也黃鍾在下故曰下宮也
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
名此樂為厲者所以厲六軍之眾也
以

太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 商紂都也文文王
也底致也既殺紂入商之都發號施令以昭明文王之德致紂之多罪太蔟所以贊陽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也太蔟在下故曰下宮也 故
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 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也 反及嬴内以無射之
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 嬴内地名憲法也施施惠舍舍罪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無射在上故曰上
宮也 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亂治也柔安也
景王既殺下門子 下門子周大夫王子猛之傅也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立王子朝故先殺子猛傅下門子也 賓孟
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 賓孟周大夫子朝之傅賓起也 問之侍者曰憚其
犧也 侍者孟之從臣也憚懼也純美爲犧祭祀所用也言雞自斷其尾者懼爲宗廟所用也 遽歸告王 遽猶疾也賓孟有寵
於王欲立子朝王將許之故先殺下門子賓孟知意故感犧之美念及子朝疾歸語王勸立之也 曰吾見雄雞自斷其
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爲信畜矣 信誠也雞畏其宗廟之用故自斷其尾此誠六畜
之情不與人同也 人犧實難已犧何害 人犧謂雞也爲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已子朝已自爲犧當何害乎人君

冕服有似於犧故以喻也 抑其惡爲人用也乎則可也 言雞惡爲人所用故自斷其尾可也自可爾也
人異於是 異於雞也人之美則宜君人事宗廟也 犧者實用人也 用人猶治也自作犧則能治也 王
弗應 弗應者曉意畏大臣也 田于鞏 鞏北山今河南縣也 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
未克而崩 王欲廢子猛更立子朝恐其不從故欲殺之遇心疾而崩故未能在魯昭二十二年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周爲之告晉 敬王子悼王弟白也十年
魯昭三十二年劉文公王卿士劉摯之子文公卷也萇弘周大夫萇叔也欲城周者欲城成周也成周在瀍水東王城在瀍水西初王子朝作亂於魯昭二十三年夏王子
朝入于王城敬王如劉秋敬王居于狄泉狄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魯昭二十六年四月敬王師敗出居于滑十月晉人救之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其餘黨檐扁
之徒多在王城敬王畏之於是晉徵諸侯戍周用役煩勞故萇弘欲城成周使富辛石張爲主如晉請城成周 魏獻子爲政 獻子晉正
卿魏舒之子舒也 說萇弘而與之 說萇弘從其求也 將合諸侯 合諸侯以城成周也 衛彪
傒適周聞之 彪傒衛大夫 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歿乎 言將歿也
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 周詩飫時所歌也支柱也 其所壞亦

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監觀也夫禮之立成者爲飫立成立行禮不坐也昭明大節而已少典與焉節體也典章也與類也言飫禮所以教民敬式昭明大體而已故其詩樂少章典威儀少皆此類也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惕懼也以是日自恐懼欲民知戒慎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知天地之爲謂所支壞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即就也慆慢也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殆近也水火之所犯犯害也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如登喻難如崩喻易昔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孔甲禹後十四世亂夏亂禹之法也四世孔甲至桀四世而亡也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玄王契也殷祖契由玄鳥而生湯亦水德故曰玄王勤者勤身修德以興其國自契至湯十四世而有天下言其難也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帝甲湯後五世也亂湯之法至紂七世而亡也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也幽王亂之十有四世矣自幽王至今敬王十四世也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胡何也夏殷之亂或四世或七世而亡今周十有四世無德以救之雖未亡得守府藏天祿已多矣又何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是良材言周之道德禮法所以長育賢材猶天之有山川大藪良材之所生也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蕩壞也小阜曰魁悛止也言幽王敗亂周之法度猶毀高山以爲魁陵糞土殘絕川藪以爲溝瀆無有悛止之時也單子曰其咎孰多謂萇劉也曰萇叔必速及將天以道補者也叔弘字也速及速及於咎也以道補者欲以天道補人事也夫天道導可而省否導達也省去也萇叔反是以誑劉子誑惑也必有三殃違天一也所支壞也反道二也以天道補人事誑人三也惑劉子也周若無咎萇叔必爲戮雖晉魏子魏獻子也亦將及焉及咎也若得天福其當身乎

當其身禍尚微後有繼故爲天福也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殃及子孫也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棄常法不修周法也從私欲城成周也用巧變以崇天災巧變者見周城於西都平王東遷以獲久長故今欲復遷也崇猶益也勤百姓以爲己名其殃大矣勤勞也名功也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是歲敬王十一年魯定公之元年也遂田于大陸焚而死田以火田也大陸晉藪也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爲討二十八年殺萇弘范中行晉大夫范吉射中行寅也作難叛其君也初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敬王二十八年魯哀三年晉人以讓周周爲之殺萇弘也及定王劉氏亡劉氏文公之子孫也定亦當爲貞

國語卷第三

第六第十第十九廿廿一共五卷此數予以爲寫手不佳故重摹付刊而此遂新合釘爲一本存之俾他日有攷焉

澗蘋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卷第六

齊語

韋氏解

桓公自莒反於齊（桓公齊大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桓公小白也初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邵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逆子糾于魯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于莒莊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使鮑叔為宰（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敬叔之子叔牙也宰太宰也）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庸凡庸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其管夷吾乎（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敬仲也）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寬則得衆惠則足以使民柔安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柄謂本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軍門立旍為軍門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今牙門矣加益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鈎是以濵於死三君
皆云濵近也管仲臣於子糾乾時之戰親射桓公中鈎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子糾也君
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宥赦也猶是言爲君猶爲子糾也桓公曰若何若何得還鮑
子對曰請諸魯是時桓公使鮑叔胥魯殺子糾邵忽死之管仲不死桓公曰施伯魯君之
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惠公之孫施父之子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
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
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
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
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才冠天下也所在之國則
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
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授予齊使也莊公將殺管

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爲戮欲得生自戮之以逞射己之忿若不
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猶未得所請也請生之於是
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
浴之以香塗身曰釁亦或爲薰桓公親逆之于郊逆迎也郊近郊也而與之坐而問
焉還國與坐也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居高臺以自尊也田
狩罼弋田獵也狩圍守而取禽也罼掩雉兔之網也弋繳射也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
唯女是崇崇高也九妃六嬪唐尚書曰九妃三國之女以姪娣從也昭謂正適稱妃言九者尊之如一明其淫侈非禮
制也姪娣之屬皆稱妾嬪婦官也陳妾數百陳列也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
凍餒戎車待遊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戎車兵車也遊車遊戲之
車也裂殘也優笑在前賢材在後優笑倡俳也是以國家不日引引申也
不月長長益也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

為此若何為治也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周管子之先也績功也言昭王穆王雖有所闕猶能世法文王武王之典以成其功名也周語曰厲始革典言至厲王乃變更文武之常典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合會也叟老也比比方也校考合也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設象以為民紀設象謂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周禮正月之吉懸法於象魏使萬民觀焉挾日而斂之所以為民紀綱也式權以相應式用也權平也治政用民使平均相應也比綴以度比比其衆寡也綴連也連其夫家也度法也竱本肇末竱等也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糾收也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班次也序列也顛頂也毛髮也統猶經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以為治民之經紀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聖王謂若湯武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若工就官府農就田野所以成其事也陵為之終以為葬丼也而慎用其六柄焉柄本也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四民謂士農工商雜處則其言咙其事易咙亂貌易變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士講學道藝者閒燕猶清淨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萃集也處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物事也遷移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言四時各有其宜也謂死生疑釋之時也辨其功苦辨別也功牢也苦脆也權節其用權平也視其平沈之均也節節其大小輕重論比協材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協和也和其剛柔也旦暮從事施於四方施其物用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飭敎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

陳亦示也功成功也功善則有賞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預資之也而監其鄉之資監視也資財也視其貴賤有無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背曰負肩曰擔任抱也荷揭也服牛軺馬服謂牛服車也軺馬車也詩云睆彼牽牛不以服箱以周四方周徧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取也鬻賣也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贏也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樹藝各有宜也權節其用耒耜耞芟權平也平節其器用小大倨句之宜也耞拂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

及寒擊槀除田寒謂季冬大寒之時也槀枯草也以待時耕時耕謂立春之後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疾速也耰摩平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掖曰挾槍椿也刈鎌也耨鎡錤也鎛鉏也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脫解也茅蒲簦笠也襏襫蓑襞衣也茅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為笠也霑體塗足霑濡也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敏猶材也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暱近也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賴恃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掌民之官也罪在五刑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退伏也桓公曰定人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唐尚書云四民之所居也昭謂國國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

（在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二千家爲一鄉二十一鄉凡肆萬二千家此管子制非周法也）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也）士鄉十五（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下所云五鄙是也）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是謂中軍公所帥也）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齊上卿各帥五鄉爲左右軍也）參國起案以爲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爲三也）臣立三宰（三宰三卿也使掌羣臣也）工立三族（族屬也晉趙盾爲旄車之族上言工商之鄉六則各三也）市立三鄉（市商也商處市井故曰市也）澤立三虞（周禮有澤虞之官虞度也掌度知川澤之大小及所生育者）山立三衡（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衡平也掌平其政也）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欲行伯道討不義也）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百王之法也）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創也）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滋長也育無財者振業之）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

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周禮五人爲伍百人爲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爲伍而以二百人爲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戎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因國政以寄軍令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軌中一人爲之長也）十軌爲里里有司（爲立有司也）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賈侍中云良人卿士也昭謂良人鄉大夫也）以爲軍令（爲軍掌令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居則爲軌出則爲伍所謂寄政也）十軌爲里故五十人

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小戎俴收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有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帥長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春田曰蒐振整也旅衆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周禮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恤憂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

行於天下（方當作橫）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藩也）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禦當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于司徒退班於鄉吏以考其行也）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惠解聰也質性也）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退伏也）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脛本曰股肱臂也大勇爲拳詩云無拳無勇）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長也）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比阿黨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爲
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官長長官也期期年也伐功也書其所掌在官有功者 以告且選
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也 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
德休美也 惟慎端愨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待時動不違時也綏
止也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前有闕者也 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
質訾量也相視也 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足以輔其官成其事 誠可立而授之言可立以爲大官而授之
事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患難也疚病也豫設以國家之患難問之不病不能也 退問
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問其鄉本其行能也厲惡也 升以爲上
卿之贊贊佐也 謂之三選三選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 國子高子退而
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
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

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幼不相踰也 朝不
越爵賢不肖之爵不相越也 罷士無伍罷病也無作曰病無伍無與爲伍也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 罷女
無家夫稱家也 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
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求其事行也 是
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
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上言參其國而伍其鄙內政既備故復問伍鄙之事
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移徙
也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不以故人爲師旅則民之相與不苟且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衡虞之官禁令各順其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 陵阜陸墐
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墐溝上之道也九夫爲井井間有溝穀地曰田麻地曰疇均平也憾恨也 無
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遂長也 桓公曰

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制異也)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五萬家也)立五正(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也聽大夫之治也)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聽縣帥之治也)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鄉帥之治也)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謫譴責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敎不善則政不治(治理也)一再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鄰國親足以爲援不然將爲己害難以遠征）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審正也反還也侵地齊侵取鄰國之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積土爲封資資財也）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眺於諸侯（眺視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遊士八十人（州　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也）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鬻之四方（玩好人所玩弄而好也鬻賣也）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視也觀其所好則知其奢儉上下君臣也玩好物貴則其國奢賤則其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内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甲鎧也兵弓矢之屬）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諸之也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其罪也）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

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可用爲甲也戟車戟也柲長丈六尺）輕罪贖以鞼盾一戟（輕罪自刖剕之屬鞼盾綴革有文如繢）小罪讁以金分（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作贖刑）宥閒罪（宥赦也閒罪刑罰之疑者書曰五刑之疑有赦）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爲束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服入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也）美金以鑄劍戟（鑄冶也）試諸狗馬（狗馬難爲利也）惡金以鑄鉏夷斤斸（惡麤也夷平也夷所以削草平地斤形似鉏而小斸斫也）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主人共用軍也）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棠潛魯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賈侍中云海海濱也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裨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昭謂有此乃可以爲主人軍必依險阻者也）環山於有牢（環繞也牢牛羊豕也言雖山險皆有牢牧也一曰牢固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

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衛之四邑使海於有蔽
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
子對曰以燕為主燕今廣陽薊也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二邑使海於
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
正其封疆地南至於䱷陰䱷陰地名齊南界也西至于濟北至于河
東至于紀酅紀故紀侯之國酅紀季之邑已入於齊也有革車八百乘賈侍中云一國之賦八百
乘也乘七十二人凡甲士六萬人昭謂此周制耳齊法以五十人為小戎車八百乘當有四萬人又上管仲制齊為三軍軍萬人又曰君有是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也而
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也或云八當為六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
萊今東萊也莒琅邪縣也徐夷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
汝踰方城望汶山濟渡也汝水也方城楚北之阨塞也謂師至于陘時也在魯僖四年汶山楚山也使貢絲於
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山戎今之鮮卑以其病燕故伐
之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與也刜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為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海濱
諸侯莫敢不來服海濱海北涯也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于上
下庶神飾牲陳其牲為載書加于牲而已不歃血與諸侯戮力同心戮并也西征攘白狄
之地攘却也白狄赤狄之別也至於西河西河白狄之西也方舟設泭乘桴濟河方併
也編木曰泭小泭曰桴濟渡也至于石枕石枕晉地名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
谿拘夏太行辟耳山名也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谷故懸鈎其車偪束其馬以渡西服流沙西吳流沙西吳
雍州之地南城於周城王城也周襄王庶弟子帶作亂與戎伐襄王焚其東門不克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戍周而城之事在魯僖十三年
反胙于絳說云胙賜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大輅龍旂桓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胙位也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
奚齊卓子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胙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吾復之於絳是為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人君即位謂之踐胙此言桓公城
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其胙位善之也案內傳宰孔於葵立致胙肉賜命無辭讓反覆之文賈君得之唐從賈也嶽濱諸侯莫敢

不來服嶽北嶽常山而大朝諸侯於陽穀陽穀之會在魯僖三年也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屬亦會也兵車之會謂魯莊十三年會於北杏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復會於鄄魯僖九年會于檉十三年會於鹹十六年會於淮乘車之會在僖三年三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于首止九年會于葵丘九會也諸侯甲不解纍纍所以盛甲也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服矢衣也無者無所用也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謂首止之會會王太子謀寧周也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天子周襄王也宰孔周之公也胙祭肉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事祭事也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且猶復也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王官之伯異姓曰伯舅無下拜無下堂拜賜也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客宰孔也曰天威不違顏咫尺違遠也顏眉目之間也八寸曰咫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承受也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隕墜也越失也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唐尚書云大輅非也賈侍中云大輅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輅鉤樊纓九就龍旗九旒也渠門亦旗名赤旂火旗也昭謂龍旗畫交龍於縿也正幅為縿旁屬為旒鉤婁頷之鉤樊馬大帶纓當胷削革為之皆以五采罽飾之九就就成也渠門兩旗所建以為軍門若今牙門也諸侯稱順矣言下拜順於禮也

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魯莊夫人哀姜也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莊公薨慶父殺太子般在莊三十二年又弒閔公在閔二年二君弒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高子齊卿高奚敬仲也存之謂立僖公而成魯

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邢姬姓周公之後夷儀邢邑也狄人攻邢在莊三十二年封而遷之在魯僖元年男女不淫牛馬選具淫見淫略也選數也

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廬寄也狄人攻衛殺懿公遂入衛衛人出走宋桓公逆之於河以衛之遺民立公孫申以寄于曹是為戴公在魯閔二年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楚丘衛地桓公遷其國而封之事在魯僖二年其畜散而無育畜六畜也散謂失亡也育養也桓公與之繫馬三百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

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己動也 動為救患分災也 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 幣贄幣也禮酬賓之禮也 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 罷不任用也幣圭以馬也 縷綦以為奉 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綦以縷織綦不用絲取易共也綦綺文 鹿皮四分 分散也 諸侯之使垂櫜而入 垂言空而來櫜櫜也 稇載而歸 言重而歸也稇絭也 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 許謂聽其盟也 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 無不從也與從也 故又大施忠焉 施其忠信也 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 軍謂以軍滅之不有以分諸侯也桓公奔莒過譚譚子不禮入又不賀北杏之會遂又不至故皆滅之在魯莊十年及十三年 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 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萊齊東夷也 使關市幾而不征 幾幾異服識異言也征稅也取魚鹽者不征稅所以利諸侯致遠物也 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 施惠廣也 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 四者皆戹塞與山戎衆狄接也 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 禁暴禁其暴掠於諸侯也 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 四塞諸夏之關也 以衛諸夏之地 衛蔽扞也 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 定息也隱藏也三革甲冑楯也五刃刀劒矛戟矢也說云三革甲楯鼓非也兵事息則禮樂興焉得廢鼓 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 西行渡河以平晉也 文事勝矣 勝舉也 是故大國慚媿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五子皆齊大夫也隰朋齊莊公之曾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國語卷第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卷第十

晉語四　韋氏解

文公在狄十二年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避驪姬之難魯僖五年歲在大火自蒲奔狄至十六年歲在壽星故在狄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狐偃文公舅子犯也日往日非以狄為榮可以成事也榮樂也成事成反國之事吾曰奔而易達達至也困而有資資財也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休息也戾定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止也底著滯淫著附也滯廢也淫久也誰能興之興起也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蓄養也十二年歲星一周為一紀齊侯長矣而欲親晉齊侯桓公長老也是歲桓公為淮之會明年而卒管仲歿矣多讒在側歿終也讒謂易牙豎貂之屬謀而無正衷而思始無正無正從也衷中道思其初時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言管仲忠善之言饜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邇近也逐求也郵過也會其季年

可也（季末也）茲可以親（茲此也）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五鹿衞邑不見禮故乞食）野人舉塊以與之（塊墣也）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言民奉土以服公子）天事必象（必先有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復十二年必得五鹿）二三子志之（志識也）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歲歲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之次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之次歲在壽星謂得塊之歲魯僖十六年後十二年歲在鶉尾必有此五鹿地魯僖二十七年歲在鶉尾二十八年歲復在壽星晉文公伐衞正月六日戊申取五鹿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正天時以夏數歲在鶉尾也）天以命矣（命告也謂野人奉塊）復於壽星必獲諸侯（歲星復在壽星謂魯僖二十八年是歲四月文公敗楚師於城濮合諸侯於踐土五月獻俘於王王册命之以為侯伯故得諸侯）天之道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由是始之（由從也從得塊始）有此其以戊申乎（有此五鹿當以戊申日也）所以申土也（日以戊申戊土也申申廣土地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天賜受塊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桓公以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四匹為乘八十匹也）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在齊一年而桓公卒）孝公即位（孝公桓公子昭即位在魯僖十八年）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動謂求反國）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不肯去）與從者謀於桑下（從者趙衰之屬）蠶妾在焉（在桑上也）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殺之以滅口時諸侯叛齊晉又欲去恐孝公怒）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以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疑也）貳無成命（疑則不成天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詩大雅大明之七章上帝天也女武王也言天臨護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言武王知天命不可以疑故卒有天下）子去晉難而極於此（極至也）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奚齊卓子殺死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唯重耳在）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天子不取故必有咎）公子

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小雅皇皇者華之首章莘莘衆多征行也懷私爲每懷言臣奉命當念在公每輒懷私將無所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夙早也行道也遑暇也啓跪也處居也）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求及求及時）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西方謂周詩云誰將西歸又曰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安自安疚病也）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詩鄭風將仲子之卒章仲祭仲也懷思也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見可懷思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敬仲夷吾字）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畏威如畏疾病此民之上行）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從心所思如水流行此民之下行）見懷思威民之中也（威畏也見可懷則思可畏此民之中行）畏威如疾乃能威民（言能畏上乃能威下）威在民上弗畏有刑（能威民故在人上不畏威則有刑罪）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去威遠言不能威民）其在辟也吾從中也（辟罪也弗畏有刑故云罪高不在上下欲避罪故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從其畏人之多言）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裨補也）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幾近也言重耳得國時日近）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濟成也釋置也）敗不可處（齊敗也）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始封謂唐叔虞）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殷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之次閼伯陶唐氏之火正居於商立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實紀商之凶吉）商之饗國三十一王（自湯至紂）瞽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瞽史知天道者）今未半也（自唐叔至惠公十四世故曰未半）亂不長世（不長世亂當有平時）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

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戰死原野公子將走不暇豈能復與豺狼爭食我乎）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無亦不亦也柔脆也嘉美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

衛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禮焉（衛文公宣公之孫昭伯頑之子燬也虞備也是歲魯僖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文公師於訾婁以退之故不能禮焉）甯莊子言於公曰（莊子衛正卿穆仲靜之子甯速）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君親其親所以結人心使相親）善德之建也（建立也言能善善所以立德）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晉祖唐叔武王之子衛祖康叔文王之子故曰親三德謂禮賓親親善善）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自祖以下一昭一穆故康叔為文昭唐叔為武穆）周之大功在武（謂始伐紂定天下）天祚將在武族（族嗣也）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聚財眾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仍重也）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

曹共公亦不禮焉（共公曹昭公之子曹伯襄）聞其骿脅欲觀其狀（骿幷幹）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諜候也微蔽也薄迫也）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

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貳猶別也僖負羈饋飧寘璧焉熟食曰飧寘置也置璧於飧下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幹楨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失常則國政不立君無親以國爲親僚以官相親君以國相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文王子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武王子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亡奔也卿材三人從之三人狐偃趙衰賈佗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謂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闕缺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五常三常政之幹禮之宗國之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

公子過宋自曹適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相善相悅好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襄公宋桓公子茲父也長幼從長至幼也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長兄事之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先君獻公戎御御戎車也傳曰趙夙御戎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佗狐偃之子射姑太師賈季也公族姬姓也食邑於賈字季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成幼自幼至成人殆有禮矣

樹於有禮必有艾樹種也艾報也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
躋長發之三章降下也躋升也言湯之尊賢下士甚疾故聖敬之道日升聞於天也降有禮之謂也降己於有禮也君
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文公鄭厲公之子捷叔詹諫曰臣聞
之叔詹鄭大夫親有天有天天所啓用前訓前訓先君之教禮兄弟資窮困
資稟也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祚焉天將啓之啓開也同姓
不婚惡不殖也殖蕃蕪也狐氏出自唐叔狐氏重耳外家與晉俱唐叔之後別在犬戎者狐姬
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伯行狐氏字成而儁才離違而得所
言成人而有儁才違去也離禍去國舉動得所久約而無釁一也釁瑕也同出九人唯重耳
在同出同生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靖治也晉侯日載其怨
外內棄之載成也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

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天作之首章作生也高山岐山荒大也言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則祓祀而尊大之荒
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
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武公鄭桓公子
滑突文侯晉穆侯之子仇戮并也一同也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
質信也起扶持也若親有天獲三祚者可謂大天三祚謂成而儁才晉國不靖狐趙謀之
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業事也前訓二國同心之訓若
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晉鄭同姓王之遺命使相起故曰可謂兄弟
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軫車後橫木還軫猶
迴車周歷諸國遭離阨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徼要也四者有天前訓兄弟困窮
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
稷無成不能爲榮稷粢也無成謂死榮秀也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爲成

也蕃滋也 廡豐也 稷不爲稷不能蕃殖 殖長也 所生不疑唯德之基 所生謂種黍得黍種稷得稷唯所在樹之禍福亦由是也若不禮重耳則當除之不爾則宜厚之如此不疑是爲德基 公弗聽遂如楚

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 成王楚武王之孫文王之子熊頵也九獻上公之享禮也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周禮上公出入五積饔餼九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禾十車芻薪倍禾 公子欲辭 不敢當 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 天命天使之饗食也 亡人而國薦之 薦進也以國君之禮薦進 非敵而君設之 非禮敵而設之如人君也 非天誰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有之楚自多子女美女 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 羽鳥羽翡翠孔雀之屬旄旄牛尾齒象牙革犀兕皮皆生於楚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 波滋也 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 曲禮云四夷之大國於境內自稱不穀 對曰若以君之靈 靈神也 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 治兵謂征伐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爲九十里司馬法曰進退不過三舍禮也 若不獲命 不得楚還師之命 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鞭所以擊馬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櫜矢房鞬弓弢也言以禮避君君不還乃敢左執弓右屬矢於房以取矢與君周旋相馳逐也 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 子玉楚若敖之曾孫令尹成得臣也 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 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 我德不修 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祚楚誰能懼之楚不可祚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 晉在冀州 且晉公子敏而有文 敏達也文有文辭 約而不諂 在約困之中而辭不諂僞 三材侍之天祚之矣 三材卿材三人 天之所興誰能廢之

子玉曰然則請止狐偃 以爲質 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 曹風候人之三章媾厚也遂終也郵過也 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禮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 懷公子圉質於秦魯僖二十二年逃歸 秦

伯召公子於楚秦伯穆公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歸嫁也懷嬴子圉妻子圉逃歸立爲懷公故曰懷嬴公子使

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婚禮婦入于室媵御奉匜盥揮灑也嬴怒曰秦晉匹也何

以卑我匹敵也卑賤也公子懼降服因命懼嬴之訴降服徹上服囚命自囚以聽命秦伯見

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適妃子子圉之辱備嬪嬙焉辱質於秦時嬪

嬙婦官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言欲以成婚懼以爲圉妻恐離

其惡名非有此則無他故不敢以禮致之懽之故也不敢以婚姻正禮致之而令與於五人懽愛此女之故公子

有辱寡人之罪也辱謂降服言寡人不備禮故令公子卑之此自寡人之罪唯命是聽進退此女聽公

子命公子欲辭辭不取也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季子晉大夫胥臣曰季後爲司空賈

侍中云兄弟婚姻之稱也昭謂同父而生德姓同者乃爲兄弟言惠公重耳其德不同則子圉道路之人可以妻其妻黃帝之子二十

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此二

人相與同德故俱爲己姓青陽金天氏帝少皡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

也方雷西陵氏之姓彤魚國名帝繫曰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曰嫘祖實生青陽姊妹之子曰甥聲雷嫘同也其同生而異姓者

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唐尚書曰繼別爲小宗非也繼別爲大宗別子之庶孫乃爲小宗耳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得姓以德居官而初賜之姓謂十四人而內二人爲姬二人爲己故

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

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二十五宗唯青陽與蒼林德及黃帝同姓爲姬也同德之難

也如是言德自黃帝同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

賈侍中云少典黃帝之先有蟜諸侯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父昭謂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其子孫耳明非神農可知也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內傳高陽高辛各有才子八人謂其裔子耳賈君得之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姬姜水名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

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濟當爲擠擠滅也傳曰黃帝戰於阪泉異姓則異

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懷嬴之異故又）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言此以勸之近謂有屬名相及嫁娶也）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畏褻黷其類）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毓生也）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合姓合二姓爲婚姻合義以德義相親）義以導利（有義則利隨之）利以阜姓（阜厚也）姓利相更成而不遷（更續也遷離散也）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攝持也保守也房居也）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言德姓異）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言將奪其國何辭於妻初奚齊卓子死秦伯欲納重耳子犯難之以爲不可令更言此者子圉無道害重耳使狐突召子犯及其兄毛突不言召而殺之故重耳子犯皆怨之）謂子餘曰何如（子餘趙衰字）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必先有以自入）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言不先施德於人而求人爲已用者是罪）今將婚媾以從秦（重婚曰媾從從其命）受好以愛之（受其所好而親愛之）聽從以德之（使之德已）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歸女納幣更成婚禮逆親迎也）他日秦伯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文辭也）請使衰從使子餘從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詔相重耳如賓禮也）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爲禮而不終耻也（言此爲明日將復宴）中不勝貌耻也（勝當爲稱中不稱貌情貌相違）華而不實耻也（有華色而無實）不度而施耻也（不度己力而施德）施而不濟耻也（濟成也）耻門不閉不可以封（封國也）非此用師則無所矣（非能閉此五耻之門則用師無所）二三子敬乎（敬此五者）明日宴秦伯賦采菽（采菽小雅篇名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詩曰君子來

朝何賜予之辭無子之路車乘馬子餘使公子降拜降下堂也秦伯降辭子餘
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
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亦小雅道邵伯出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
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為祭主君若昭
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先君謂秦
襄公討西戎有功賜爵為伯有榮耀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集成也載祀也使主晉民
成封國其何實不從言實從也君若恣志以用重耳用使征伐四
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
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言己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所以念傷亡人思成公子公子賦河

水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己反國當朝事秦秦伯賦六月六月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
小雅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二章曰以佐天子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重耳為君必霸諸侯以匡佐天子子餘使公子
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
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稱舉也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蓍曰筮尚上也命筮之辭也禮曰某子尚享之得貞屯悔豫
皆八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為也
筮史占之皆曰不吉筮史筮人掌以三易辨九筮之名一夏連山二殷歸藏三周易以連山歸藏占此兩卦皆言不吉
閉而不通爻無為也閉壅也震為動動遇坎坎為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
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建立也以周易占之二卦皆吉也屯初九曰利建侯豫大象曰利建侯行師不
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
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務猶趣也震車也易坤為大車震

為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為小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
外內順以訓之車震也班編也編外內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為坤屯二與四亦為坤泉原
以資之資財也屯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艮象三至五有坎象艮山坎水水在山為泉原流而不竭土厚而樂其實
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屯豫皆有坤象重坤故厚豫為樂當應也震雷也車也坎勞
也水也衆也易以坤為衆坎為水水亦衆之類主雷與車內為主也而尚水與衆坎象
皆在上故上水與衆車有震武震威也車聲隆象有威武衆順文也坤為衆為順為文象有文德為衆所
歸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屯厚也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
有攸往利建侯繇卦辭也亨通也貞正也攸所也往之也小人勿用有所之君子則利建侯行師主震雷
長也故曰元內為主震為長男為雷雷為諸侯故曰元元者善之長衆而順嘉也故曰亨
嘉善也衆順服善故曰亨亨者嘉之會內有震雷故曰利貞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侯
以正國貞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車上水下必伯車震也坎水也車動而上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衆從故

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濟成也小事小人之事壅震動而遏坎坎為險阻
故曰勿用有所往一夫之行也一夫一人也易曰震一索而得男故曰一夫又曰為作足故為行也衆順而有
武威故曰利建侯復述上事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
曰豫豫樂也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
出威震在外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行師是二者得國之卦也二謂屯豫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為
閏餘十八閏在十二月後魯史閏為正月晉以九月為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夾泉及河子犯
授公子載璧載祀也授還也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怨其多矣巡行
也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亡奔也公子曰所不
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如往也質信也言若不與舅氏同心不濟此河往而死也
因沈璧以自誓為信董因迎公於河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公問焉曰

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在大梁謂魯僖二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之次也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公以辰出晉祖唐叔所以封也而參入晉星也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年魯僖二十四年歲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受受於大梁也自畢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以興也墟次也是居居其年次所主祀也傳曰高辛氏有季子曰實沈遷于大夏主祀參唐人是因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南有晉水子燮改爲晉侯故參爲晉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當星在實沈之墟故無不成

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君之行謂魯僖五年重耳出奔時歲在大火大火大辰也傳曰高辛氏有子曰閼伯遷于商丘祀大火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成善謂辰爲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相視也謂視農祥以成農事封者唐叔封時歲在大火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史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有嗣續其祖明趣同也言子孫將繼續其先祖如穀之蕃滋故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坤上泰過泰無動爻無爲侯泰三至五震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貞屯悔豫皆八義同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喻子圉大喻文公陰在外爲小往陽在內爲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辰大火參伐也參在實沈之次而天之大紀也所以大紀天時傳曰大火爲大辰伐亦爲大辰辰時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秉執也子孫賴之君無懼矣

公子濟河召令狐臼衰桑泉皆降三皆晉邑召召其長晉人懼懷公奔高梁高梁晉地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于廬柳甲午魯僖公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廬柳晉地軍猶屯也秦伯使公子縶如師告曉呂冀師退次于郇郇鄭地退聽命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秦伯送公子于河公入而還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絳即位于武宮戊申刺懷公于高梁刺殺也

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於蒲城勃鞮寺人披伐蒲城在魯僖五年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袪袂也及入勃鞮求見公辭焉曰驪姬

之讒爾射余於屏內（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困余於蒲城斬余衣袪又爲惠公從余於渭濱（濱涯也重耳在狄從狄獵於渭濱勃鞮爲惠公來就殺之）命曰三日若宿而至（命使三日一宿而至若女也）若干二命以求殺余（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余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伯楚勃鞮字屢數也數見困有何舊怨）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爲已知之矣故入（知爲君爲臣之道也入返國也）猶未知之也又將出矣（猶未知之將復失國出走）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易反也）君君臣臣是謂明訓（訓教也）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獻惠之世君爲蒲人狄人耳二君之所惡於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除君之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獨無有所畏惡如蒲狄者乎）伊尹放太甲而卒爲明王（太甲湯孫太丁子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太甲改過伊尹復之卒爲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爲侯伯（賊謂爲子糾射桓公）乾時之役

申孫之矢集于桓鉤（乾時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名鉤帶鉤）鉤近於袪而無怨言（近害近也鉤在腹袪在手）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宇覆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言己忠臣君所當好而反惡之能久爲君乎）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棄爲民主之道）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勃鞮閹士故曰罪戾之人）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文公謀作亂（此二子本惠公黨畏見偪害故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己丑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時以爲三月晦）公出救火而遂弒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出見之（遽疾也）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惡心心怨謂不恕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公懼乘馹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馹傳也自從也下下道也脫會遁行潛走逃之言去王城秦河上邑）告之亂故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庇蔭也乃去之及孟門而原請降孟門原地傳曰退一舍而原降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傳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也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宋大夫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絶舍不救宋則宋降楚與我絶矣告楚則不許我告謂請宋於楚楚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先軫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爲怨主謂激齊秦使怨楚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使宋置晉獨賂齊秦藉之告楚借與齊秦之勢使請宋於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今晉分其地楚必不許齊秦之請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屬結也然後用之蔑不欲矣用齊秦也蔑無也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

也勸有分無省減國用足財備凶年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器利器用明德明德教厚民性厚其情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正名育類正名正上下服位之名育長也類善也昭舊族昭明也舊族舊臣有功者之族愛親戚明賢良明顯也尊貴寵國之貴臣尊禮之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旅客也友故舊故舊爲公子時者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中官內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鄙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田也庶人食力各由其力工商食官工百工商官賈也周禮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價食官廩之皂隸食職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食職各以其職大小食祿官宰食加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論語曰原思爲家邑宰政平民阜財用不匱阜安也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氾文公元年冬也襄王惠王之子昭叔襄王之弟太叔帶也是爲甘昭公故曰昭叔惠王生襄王以爲太子又娶於陳曰惠后生昭叔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襄王之后狄隗王廢隗氏狄人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豎文公内豎里鳧須公出不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低頭故言心反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爲羈紲之僕馬曰羈犬曰紲言此二者臣僕之役居者爲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文公元年魯僖二十四年賈侍中云是月閏以三月爲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明四月爲春分之月也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或云夫人辰嬴傳曰辰嬴賤班在九人非夫人也賈得之也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所以設國紀綱爲之備衛僕使也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賦授職事任有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施施德舍舍禁分寡分少財也救乏振滯匡困資無救乏救乏絕振滯振淹滯之士匡正也匡窮困之人也資無予無財者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輕關輕其稅易道除盜賊通商利商旅寬農寬其政不奪其時懋穡勸分省用足財懋勉也勉稼穡

葬禮昭謂六隧之事見周語曰王章也章表也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不可以二王國無二王無若政何無以爲政於下賜公南陽陽樊温原州陘絺組攢茅之田八邑周之南陽地陽人不服不肯屬晉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君補王闕以順禮也補王失位之闕以順爲臣之禮陽人未狎君德狎習也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典法也旅衆也言有夏商之後嗣及其遺法與周室之師衆樊仲之官守焉樊仲宣王臣仲山甫食采於樊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依也敢私布於吏布陳也吏軍吏唯君圖之公曰是君子之言也迺出陽人出降也

文公伐原原不服故伐之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疏徹也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諜間候軍吏以告公曰得原

伐周故襄王避之氾地名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王使簡師父告晉亦使左鄢父告秦子犯

曰民親而未知義也親親君未知義故未和君盍納王以教之義使知尊上

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失所以事周何以求諸侯無以為諸侯盟主

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宗尊也繼文之業定武

之功文者文侯仇平王東遷文侯輔之受珪瓚秬鬯武重耳祖武公稱也始并晉國也啓土安疆於此乎在

矣君其務之在此納王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

狄以啓東道二邑戎狄閒在晉東

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於陽樊二軍左右軍東行曰下陽樊周邑右師取昭

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溫隰城皆周地昭叔通狄后與俱處溫故取殺之左師迎王于鄭

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成周周東都郟王城王饗醴命公胙侑

饗設饗禮傳曰戰克而王饗饗醴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侑侑幣謂既食以束帛侑公公請隧弗許二君云隧王之

宋人二十八年春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令尹子玉使宛

春來告宛春楚大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釋解也

舅犯慍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必擊之慍怒也臣子玉也君文公也二謂復曹衛

一謂釋宋圍先軫曰子與之與許之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

也宋眾無乃彊乎不許釋宋宋降於楚其眾益彊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

言而有三怨三怨曹衛宋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

衛以攜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大戰既戰而後圖之圖圖復曹

衛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既陳

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時楚王避文公之德還居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

戰故云避臣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老罷也圍宋久其師罷病子犯曰二三子忘

在楚乎言在楚時許退三舍偃也聞之戰鬭直為壯曲為老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鬭士

（衆晉曲秦直故能敗晉）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也（抗救也）其衆莫不生
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
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城濮衛地）
君子曰善以德勸（善先軫子犯）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陴（賈侍中云鄭復効曹觀公骿脅之狀故伐之唐尚書云誅曹觀狀之罪還而伐鄭昭省內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謂淫放於曹不禮公子與觀狀之罪同耳反撥也陴城上女垣）鄭人以名
寳行成（名寳重寳）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鄭卿叔詹伯文公過鄭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詹請往鄭伯弗許（鄭伯鄭文公）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
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亨
之（亨煑也）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
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淫放也放曹國不禮於君）臣曰不可夫
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
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明謂公子勝猶過也）殺身
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
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禮禮籲也）鄭
人以詹伯爲將軍

晉饑公問於箕鄭（箕鄭晉大夫）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
對曰信於君心（不以愛憎誣人以善惡是爲信於心）信於名（名百官尊卑之號）信於令信於
事（謂使民事各得其時）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不相踰越）信於名則上下不干（干犯也）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不奪其時則有成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業猶次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
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出其帑藏以相振救如入家故不乏也）公使爲

箕爲箕大夫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清原之蒐在魯僖三十一年
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卿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郤穀晉大
夫行歷也守學彌惇彌益惇厚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志記也夫
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穀
公從之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欒枝晉大夫欒共子之子貞子也先軫
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欒枝
將下軍先軫佐之此述初耳在城濮戰前取五鹿先軫之謀也五鹿衛地郤穀
卒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之佐超將中軍傳曰尚德也胥臣佐下軍代先軫公使原季
爲卿原季趙衰也文公二年爲原大夫卿次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偃狐偃賈唐云三德欒枝先軫胥臣
皆狐偃所舉虞云三德謂勸文公納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故以三德紀人昭謂欒枝等皆趙衰所進非狐偃三德紀人之語在下虞得之以
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章著也使狐偃爲卿辭曰

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
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尚齒也上軍或言新上軍非時未有新軍傳曰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
是也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虞唐云代將新軍昭謂代將上軍辭曰城濮之役先且
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後受霍爲霍伯軍伐有賞伐功也善君有賞
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
嬰先都在倫匹也三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將上軍代狐毛公曰趙衰三讓
三使爲卿三讓之進欒枝等八人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
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清原晉地晉本三軍有中軍上下今有五益新上下也使趙衰
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
卒蒲城伯請佐或云蒲城伯狐毛也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昭謂上軍狐毛已卒使先且居代之賈得之矣公曰夫
趙衰三讓不失義義宜也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從從先且居）乃使趙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誤趙衰從新上軍之將進佐上軍外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之佐下此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臼季胥臣）曰吾不能行也咫（咫咫尺間）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使能者行之猶愈於不學）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爲易（郭偃卜偃易易治）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爲易而輕忽之故其難將至）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焉（以爲難而勤修之故其易將至）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夫陽子讙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讙也蘧蒢不可使俯（蘧蒢直者謂疾）戚施不可使仰（戚施瘁者）僬僥不可使舉（僬僥長三尺不能舉動）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不能抗援）矇瞍不可使視（有眸而無見曰矇無眸子而不見曰瞍）嚚瘖不可使言（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瘖不能言者）聾聵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聾生而聾曰聵）童昏不可使謀（童無智昏闇亂）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贊導也）若有違質（違邪也）教將不入（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爲（言不能使善）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不變動）少溲於豕牢（少小也豕牢廁也溲便也）而得文王不加疾焉（言易也）文王在母不憂（體不變故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王謂王季）孝友二虢（善兄弟爲友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而惠慈二蔡（惠愛也三君云蔡文王子管叔初亦爲蔡）刑于大姒（刑法也大姒文王妃）比於諸弟（比親也諸弟同宗之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二章寡妻寡有之妻謂大姒御治也）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以自輔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詢謀也賈唐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而諮于二虢（諮謀也）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也南宮南宮适）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諏訪皆謀也蔡蔡公原原公辛

辛甲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邵畢榮周周文公邵邵康公畢畢公榮榮公億寧百神億安也

而柔和萬民柔安也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亦思齊之二章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恫痛也言文王爲政諮于大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痛之者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言因體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

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不入於道公曰奈夫八疾何八疾蘧蒢至童昏對曰官師之所材也師長也材古裁字戚施直鎛直直擊鎛鎛鐘也蘧蒢蒙璆蒙戴也璆玉磬不能俯故使戴磬侏儒扶盧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爲戲矇瞍修聲無目於音聲審故使修之聾聵司火耳無聞於視則審故使司火童昏嚚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所不能材用以實裔土裔荒裔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能質性能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卬迎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

文公即位二年更言此者述初也欲用其民用用征伐子犯曰民未知義未知尊上之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時天子避子帶之難在鄭地氾乃納襄王于周

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信謂上令以三日之糧糧盡不降命去之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以明尊卑順少長習威儀乃大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唐尚書云去新軍之上下昭謂此章述文公之初未有新軍使郤穀將中軍以爲大政大政大掌國政郤溱佐之郤溱晉大夫郤至之先或云至非也子犯曰可矣可用也遂伐曹衛在魯僖二十八年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於是乎遂伯穀齊地魯僖二十六年楚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戍之二十七年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之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

國語卷第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卷第十九

吳語　韋氏解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 夫差太伯之後闔廬之子姬姓也勾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芊姓也鄭語曰芊姓蘷越世本亦云越芊姓也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闔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越報檇李也越逆之自江至于五湖吳人大敗之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 大夫種乃獻謀 種越大夫獻進也 曰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 庸用也 夫申胥華登簡報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 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奢誅于楚員奔吳吳與之申地故曰申胥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子華氏作亂於宋而敗登奔吳為大夫簡習也挫毀折也 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 決鉤弦拾捍言申胥華登善用兵衆必化之猶一人善射百夫競著決拾而效之 勝未可成也 成猶必也 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 素猶豫也履行也 不可以授命 授命猶鬬命 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 戎兵也約卑也成平也言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

以求平於吳吳民必喜以廣侈吳王之心（侈大也）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足畏）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寬緩也）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奪食稻蟹之屬 燼餘也）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布陳也 幣玉帛也 顯猶公露也）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見禍於天也 得罪謂傷闔廬 言天王尊之以名）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踐（踐足也 孤棄也）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繄是也 是使白骨生肉 德至厚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申重也 良善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遠邑稱鄙 言吳侵越之邊垂 心懷怨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重得罪謂其見侵也）勾

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 言此謙也）親委重罪頓顙於邊（委猶歸也 邊邊境）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察理也 屬會也 殘伐謂闔廬會稽）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御宗寇之號令）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一介一人 晐備也 姓庶姓 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槃盛盥器 語曰奉匜沃盥 御近臣宦豎之屬）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豈能辱意裁制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 此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埋藏也 搰發也）今天王既封植越國以明聞於天下（封植以草木自喻 壅本曰封 植立也 明顯也）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曰刈 勞功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實事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 義宜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言欲伐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拂絕也〕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旅而討之〕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兵甲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轉也玩弄也〕〔滕本曰股〕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婉順也約卑也從順隨也〕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獘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離叛也落殞也憔悴瘦病也〕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炎炎進貌〕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傳曰封豕長蛇〕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奚何也隆盛也〕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虞度也〕

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未乾喻近〕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反謂盛者更衰禍者有福〕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舍廢也愆過也〕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裕饒也〕其民殷衆〔殷盛也〕以多甲兵越之在吳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閒〔戚猶惕也閒隙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疥癬在外為疾〕

微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壤地接而越修德也王其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鏡也以人爲鏡見成敗以水爲鏡見形而已書曰人無于水鑑當于民鑑昔楚靈王不君不得君道其臣箴諫以不入不受入也乃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地名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闕穿也陂壅也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罷弊楚國以閒陳蔡閒候也候其隙而取之魯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不修方城之內方城楚北山踰諸夏而圖東國諸夏陳蔡東國徐夷吳越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沮汾水名楚東鄙沮汾之閒乾谿也魯昭六年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次于乾谿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殃害也民罷國亂中外叛潰事在魯昭十三年王親獨行屏營仿偟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涓人今中涓也疇名也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墣塊也王覺而無見也乃匍

匐將入於棘闈棘闈不納棘楚邑闈門也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申亥楚大夫芋尹無宇之子傳曰王沿夏將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而土埋之其室傳曰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志記也言此事皆見記於諸侯之耳而未忘也今王既變鯀禹之功王夫差變易也魯語曰禹能以德修鯀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高高起臺榭下下深汙池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天奪吾食都鄙荐饑天奪吾食稻蟹也都鄙國邊邑荐重也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很違也夫吳民離矣有離叛也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傾傷也言衆獸羣聚其中一个被矢則百羣皆走以言吳民臨陳就戰小有很傷亦復然也王其無方收也方道也收還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夫差十二年魯哀十一年齊人與戰於艾陵艾陵齊地齊師敗績吳人有功傳曰獲齊國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
齊（奚斯吳大夫釋辭也以言辭自解歸非於齊）曰寡人帥師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
（役兵也汶齊水名）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不敢左右暴掠齊民惟有私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興其
眾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國子齊卿國書也犯陵也獵震也）天若不知有罪則
何以使下國勝（下國吳自謂言天若不知有罪何以使吳勝齊）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
（訊告讓也）曰昔吾先王體德明聖達於上帝（先王闔廬上帝天也）譬如農夫
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二耜為耦言子胥佐先王猶耜者之有耦以成其事）以立名於荊此
則大夫之力也（立名於荊謂敗楚於柏舉昭王奔隨時）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
（恬猶靜也逸樂也）而處以念惡（處居也居則念為惡於吳國）出則罪吾眾（罪吾眾謂吳民離矣體有所傾之屬）
撓亂百度（撓擾也度法度）以妖孽吳國（妖為妖言越當襲吳）今天降衷于吳（衷善也）
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式用也靈神也）敢

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言闔廬）
以能遂疑計惡（遂決也計慮也）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
（鮐背之耇稱黎老播放也）而近孩童焉比謀（孩幼也比合也）曰余令而不違（不違言莫違也）夫
不違乃違也（乃違道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
其小喜（小喜勝敵之喜紂之百克是也）而遠其大憂（大憂在後故遠也）王若不得志於
齊而以覺寤王心而吳國猶世（世繼世）吾先君得之也必有
以取之（得謂克楚傳曰闔廬食不二味勤恤其民取之謂此也）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亡之謂不正其師以班處
宮復為楚所敗）用能援持盈以沒（盈滿也沒終也）而驟救傾以時（言不失時）今王無
以取之（言無政德）而天祿亟至（亟數也）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
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辟易狂疾）將
死曰以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王慍曰孤

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鵊而投之於江（鴟鵊革囊）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稔孰也謂後年不至於孰而北征也夫差以哀十一年殺子胥十二年會魯於槖皐）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閒（闕穿也商宋也）北屬之沂（沂水名出泰山蓋南至下邳入泗）西屬之濟（濟宋水）以會晉公午於黃池（黃池地名晉公定公午也黃池會在魯哀十三年）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后庸（后庸越大夫）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沿順也逆流而上曰泝緒海而逆入於淮以絕吳王之歸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郊也王子友夫差太子也夫差未及反越伐吳吳拒之獲太子友）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江吳江或有淮字者誤）以襲吳入其郛（郛郭也）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大舟王舟徙取也）

吳晉爭長未成（長先也成定也）邊遽乃至以越亂告（遽傳也）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齊同也）今吾道路脩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先晉令晉先歃）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王孫雒吳大夫齒年也不以年次對也）雒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正適也）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宋今睢陽徐今大徐夷淮夷）將夾溝而廖我（旁擊曰廖）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以侯伯之禮見天子）吾須之不能（不能待見天子）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愈益也）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先吳先歃）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之何王孫雒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欲決一計求先晉濟成也）王孫雒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言人之不能以危易安以死易生則何貴於智）民以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長老也沒終也）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

絶慮無遷遷轉退也絶慮道遠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言晉不能以死與我爭事君勇謀於此用之勇而有謀正謂今時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挑晉求戰以廣大民心示不懼也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朋羣也勉勵士卒以奮激其羣黨之勢使有鬬心勸之以高位重畜重畜寳財備刑戮以辱其不勵者備具也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推先我也我既執諸侯之柄為盟主故執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穫收也誅責也不責諸侯之貢賦而先罷之罷遣諸侯令先歸諸侯必說說喜也既而皆入其地入其國境王安挺志挺寬也一日惕一日留惕疾也留徐也以安步王志步行也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設許其勸勉者以此民封之於江淮之間以恐之必速至也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秣粟也夜中乃令服兵擐甲夜中夜半也服執也擐具也甲鎧也係馬舌出火竈係縛也縛馬舌恐有聲也出火於竈外以自燭之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徹道也以百人道為一行百行為萬人謂之方陣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三君皆云官師大夫也昭謂下言十行一嬖大夫此一行宜為士周禮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擁猶抱也拱執也抱鐸者亦恐有聲也唐尚書云稽棨戟也鄭司農以為稽計兵名籍也周禮聽師田以簡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幡也文犀之渠謂楯也文犀犀之有文理者十行一嬖大夫十行千人嬖下大夫也子產謂子南曰子晳上大夫汝嬖大夫建旌提鼓析羽為旌提挈手也挾經秉枹在掖曰挾挾經兵書也秉執也十旌一將軍十旌萬人將軍命卿載常建鼓挾經秉枹日月為常鼓晉鼓也周禮將軍執晉鼓建謂為楹而樹之萬人以為方陣百行故萬人正四方也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交龍為旂素甲白甲矰矢名以白羽為衛荼茅秀也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熊虎為旗此王所帥中軍左軍亦如之亦如中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之屬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鳥隼為旟尚赤左為陽也丹彤也朱羽染為朱也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墨染甲尚黑右陰也為帶甲三萬帶甲旌鎧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

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丁寧鉦也唐尚書云錞于鐲非也錞于與鐲各異物軍行鳴之與鼓相應）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譁釦讙呼）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飾壘（周繞也飾治也）乃令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請問也）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偃匿也接合也）今大國越錄（錄第也）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敢問失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以告祭於天神人鬼）無姬姓之振也（振救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徒步也遽傳車也）匍匐就君今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億安也負恃也安恃其眾而不用征伐戎狄楚秦卑周故也）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弟猶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節而征伐同姓兄弟之國謂曹衞之屬或云謂晉滅虞虢韓魏然滅虞虢韓魏皆在春秋之始非所以責定公）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爵次當為盟主）進則不敢（不敢過先君）退則不可（亦不可不及也）今會日薄矣（薄迫也）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集成也）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言欲戰以決之也不勝則服事吾若勝之則為盟主）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藩籬壁落）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賈唐二君云稱呼也左畸軍左部也攝執也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人死士也）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賈唐二君云剄剄也酬報也將報客使死士自剄以示王成行軍士用命也昭謂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王使罪人自剄以設誤吳故夫差倣之）董褐既致命（致命於晉君）乃告趙鞅（趙鞅晉正卿趙簡子也）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類似也傳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墨黑氣也）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難反叛）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毒猶暴也言若猛獸被毒悖逆）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主趙鞅）然而不可徒許也（徒空也言不可空許宜有辭義）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觀示也）

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曩向也周室既卑諸侯大夫失禮於天子謂不朝貢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貞正也龜曰卜以火發兆故曰陽言吳欲正陽卜收復文王武王之諸侯以奉天子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孤以下晉辭也密比也邇近也訊讓日至訊告也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此晉述天子告讓之辭同姓元侯曰伯父吳伯父吳先君不失四時必率諸侯備朝聘之禮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今謂夫差虞度也言夫差有蠻荊之備度朝聘之禮不得繼世續前人之職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休息也周公周之太宰諸侯之師言君有蠻荊之虞故命晉侯以禮佐助周公與兄弟之國相見命朝聘天子息君憂憂周之憂也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掩蓋也淫僭也名號也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垣者喻禮防雖短不可踰也言王室雖卑不可僭也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言吳姬姓而自僭號況於蠻荊有何義於周室而不爲乎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命圭受錫圭之策命周禮伯執躬圭吳本稱伯故曰吳太伯諸侯是以敢辭辭不事吳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

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干犯也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長先也弟後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幕帳也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爲己害也乃命王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勇獲吳大夫徒師步卒也郛郭也託爲過賓而焚其郭去其守備使不敢出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王孫苟吳大夫勞功也曰昔者楚人爲不道不共承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遠疏也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貫赦也被甲帶劍挺鈹搢鐸挺拔也搢振也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柏舉之戰在魯定四年毒暴也中原原也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舍善於吳楚師敗績王去其國昭王奔隨遂至于郢郢楚都王總其百執事賈侍中云王往也百執事百官昭謂王闔廬也賈君以爲告天子不宜稱王故云往也下言夫槩稱王不避天子故知上王爲

闔廬以奉其社稷之祭言修楚祭祀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
作亂是以復歸于吳昆兄也夫槩王闔廬之弟傳曰夫槩王先歸自立故不能定楚而歸今齊侯壬
不鑒于楚壬齊景公孫悼公之子簡公也不鑒楚不以楚敗為鑒戒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
兄弟之國誂云謂齊納欒盈以伐晉昭謂兄弟魯也哀十一年春齊伐魯故其年吳會魯以伐齊夫差不貫不忍
被甲帶劒挺鈹搢鐸遵汶伐博博齊別都簦笠相望於艾陵
唐尚書云簦笠夫須也昭謂簦笠備雨器相望言不避暑雨艾陵之戰在上傳曰五月克博至于嬴天舍其衷齊師還言敗
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寔舍其衷文武二后歸不稔於歲言伐齊之
明年不至於穀熟而復出師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閒以徹於
兄弟之國兄弟諸姬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克能也成
事成功也周王荅曰苟伯父令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周王
周景王子敬王丐紹繼也享獻也繼先王之禮獻我一人我心誠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遺民之不祥

誂云謂民流厲王於彘昭謂禍謂子朝篡立敬王出奔民成周之民助子朝者也余心豈忘亶憂恤不唯下土之
不康靖不但亶憂四方及憂王室今伯父曰戮力同德戮并也伯父若能然余
一人兼受而介福而汝也介大也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元善也伯父秉
德已侈大哉侈猶廣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儆也越大夫種乃唱謀發始
為唱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
可以怠日臣嘗卜於天日昔日卜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既罷弊其民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之言今吳
民既罷罷勞也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惡者今尚無有而囷鹿
空虛員曰囷方曰鹿其民必移就蒲嬴於東海之濱蒲深蒲也嬴蚌蛤之屬濱涯也天
占既兆兆見也人事又見謂怨誹我簭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
奪之利無使夫悛悛改也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罷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遠兵）而以中國之師與
我戰（中國國都）若事奈而從我（言從我而戰）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
將不能之會也已（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戰）吾用御兒臨之（御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
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禦敵）吳王若慍而又戰（慍怒也）奔遂可出（使出奔也）若不戰而
結成（成平也）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
楚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越王勾踐問焉曰吳國為
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
天之衷（徼要也）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行用之）請問
戰奚以而可（以用也）包胥辭曰不知（謙也）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
國也（良善也）能博取於諸侯（取貢賦也）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
（問政惠所行）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

（觴爵名豆肉器簞飯器）飲食不致味（致極也不極五味之調）聽樂不盡聲（不盡五聲之變）求以
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
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敬長老）慈其幼長其孤
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
也（此小惠未徧故未可用）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
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
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
者吾安之（不專取也）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裁謂有餘則稅之）
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
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西南北皆以中國言之）春秋
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

鬻南（鬻賣也）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江北江去吳五十里）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在魯哀十七年）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須後命）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踰度也）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夜中夜半也中水水中央也）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越復有中軍故中分其師以禦之）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潛默也涉沒也）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沒地名）又郊敗之（郊郭外）三戰三北（三戰笠澤沒郊）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臺（王臺姑蘇）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

屬辭別也）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禦之備巧巧審故不可攻入也）大夫皐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聲謂鉦鼓進退之聲不審則衆惑）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在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國門城門）王乃命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三君云告不任兵事也昭謂告者謂有善計策及職事所當陳白者也不任兵事則下所謂眩瞀之疾筋力不足以勝甲兵者是也）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不審謂欺詐非實也）及五日必審之（使熟思計之也）過五日道將不行（道術也過五日則晚矣軍當出也故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寢門內屏王北向夫人南向）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外政國事）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禮婦人送迎不出門）乃闔左闔塡之以土（閉陽開陰示幽也）去笄側席而坐不掃（笄簪也去笄去飾也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說云檐屋水邊壇也）

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民之極（極中也）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銓稱也）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后庸苦成大夫種范蠡皐如之屬）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命告也）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阿曲從）大夫后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審賞賞不失勞聖通也）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嚴嚴猛也）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說云别物善惡昭謂物旌旗物色徽幟之

母將轉於溝壑（轉入也）子爲我禮已重矣（重矣去父母而來也）子歸歿而父母之世（歿終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捷勝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若汝也已止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上下皆龢）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果勇決也）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處止也）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在左右而不在右身斬妻子

（唐尚書云屋名也昭謂之檐檐門戶庵陽也）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土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均平也修墾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國政外軍政）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示當守備）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側席而坐不掃（示憂感無飾也）王乃之壇列（壇在野所以講列士衆誓告之處）鼓而行之至於軍（軍所軍之地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環金玉之環瑱塞耳也問遺也通行賂以亂軍）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六十曰耆七十曰老）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

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不言越委制於吳謙而反之）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言越先君與吳有好）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長久也）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寓寄也）其與幾何（言幾何時）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達致也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婦各三百人以奉之在所安可與俱者）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寔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

於子胥也說告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吴在魯哀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上征上國上國中國也宋鄭魯衞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玉圭璧也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集成也言下其臣以明吴不用子胥也

國語卷第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卷第二十

越語上　　韋氏解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山處曰棲會稽山名在今山陰南七里吳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乃號令於三軍號稱呼也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號令三軍而言父兄昆弟者方在危厄親而呼之國子姓年在衆子同姓之列者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知政謂爲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賈人買賤賣貴者夏則資皮資取也冬則資絺絺葛也精曰絺麤曰綌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後晚也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成於吳傳曰使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也曰寡君勾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徹達也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不足以屈辱君親來討也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王進女爲妾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左右在君所用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爲將不血食也係妻孥係繫也死生同命不爲吳所擒虜沈金玉於江不欲吳得之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也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寧安也言戰而殺是萬人與安而得越國二者誰爲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環繞也三江吳江錢唐江浦陽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矣言勢不兩立將不可改於是矣言滅吳之計不可改易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言習俗之異說云吳是時未知以車戰申公巫臣使其子狐庸敎之昭謂狐庸教吳魯成公時也至此哀元年歷五公矣非未知也吳地勢自習水耳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上言請大夫女女於大夫故因此而納美女於宰嚭以求免也嚭吳正卿故楚大夫伯州黎之子魯昭元年州黎爲楚靈王所殺嚭奔吳唐尚書云平王殺之非也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成平也勾踐說於國人說解也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

與大國執讎執猶結也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
罪也寡人請更更改也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
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
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將三百人以入事吳若宦豎然其身親為夫差
前馬前馬前驅在馬前也勾踐之地南至于句無今諸暨有句無亭是也北至于御兒
今嘉興御兒鄉是也東至于鄞今鄞縣是也西至于姑蔑姑蔑今太湖是也廣運百里
言取境內近者百里之中東西為廣南北為運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
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
二三子夫婦以蕃蕃息也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
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
有罪禮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今不待禮者務育民也將免者以告免免乳也公醫守之醫乳醫也

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犬陽畜知擇人豚主內陰類也生三人公
與之母母乳母也人生三者亦希耳生二人公與之餼餼食也當室者死三年釋其
政當室適子也禮父為適子喪三年支子死三月釋其政支子庶子必哭泣葬埋之
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以廩
食之也其達士絜其居絜其館舍美其服賜衣服也飽其食廩餼多也而摩
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告先君也勾踐載稻
與脂於舟以行稻脂膏糜也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
歠也必問其名為後將用也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
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之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
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
亦節矣有節度也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

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 姑且也庸用也 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内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 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 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 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 言多也犀形似象而大今徼外所送有山犀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億有三千所謂賢良也若今備衛士矣 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威之 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 吾不欲匹夫之勇也 匹夫輕儳要功徼利者 欲其旅進旅退也 旅俱也 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 謂伍獨進也 退則無恥 不畏戮辱 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

言得一國之歡心 曰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 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可不為之一死乎 是故敗吳於囿 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 又敗之於沒 沒地名 又郊敗之 在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 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勾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 甬甬江句句章達王出之東境也 吾與君為二君乎 待之若二君 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 言已年長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閒欲以少長求免也 君若不忘周室而為弊邑宸宇 宸屋霤宇邊也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 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 次舍也 遂滅吳

國語卷第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卷第二十一

越語下　韋氏解

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 勾踐三年魯哀元年也 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 持守也盈滿也 有定傾 定安也傾危也 有節事 節制也 王曰為三者柰何對曰持盈者與天 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 定傾者與人 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謙傾危之中當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 節事者與地 與地法地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之屬 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 陽盛則損日滿則虧 盛而不驕 盛元氣廣大時不驕不自縱弛 勞而不矜其功 勞動而不已也矜大也不自大其功施而不德也 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 隨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天時不作弗為人客 作起也攻者為客起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 人事不起弗為之始 人事謂怨叛逆亂之萌也先動為始 今君王未盈而溢 未盈國未富實而君意溢 未盛而驕 道化未盛而自驕泰 不勞而

矜其功（未有勤勞而自大其功） 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吳未有天災而欲伐之） 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天應未至人事不起故逆於天而失人和也） 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妨害也 靡損也） 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德尚禮讓勇則攻奪） 兵者凶器也（言害人也） 爭者事之末也（言賢者修其政德而遠方附事之德不行然後用武故曰事者事之末也） 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陰謀兵謀也勇為逆德） 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始以伐人人終害之） 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淫佚放溢） 先行此者不利 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貳言陰謀淫佚也） 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五湖今太湖） 不勝棲於會稽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 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 王曰與人奈何（已在傾危故先問與人） 對曰卑辭尊禮（言當卑約其辭尊重其禮以求平） 玩好女樂（玩好珍寶也女樂謂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 尊之以名（謂之天王） 如此不已（不已謂吳不釋也） 又身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 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重器寶器也） 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委歸也屬付也管籥取鍵器也月令曰修鍵閉慎管籥） 吳人許諾 王曰蠡為我守於國 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 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 王曰諾 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宦為臣隸也） 三年而吳人遣之（勾踐以魯哀元年棲會稽吳與之平而去之勾踐改修國政然後卑事夫差在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此則魯哀五年也） 歸及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欲更修政故問節事） 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為一不偏也不失不失時也） 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受其名而兼其利受其名受其功名也利謂萬物終歸于地美惡皆成以養其生物之
美惡各有所宜皆成之以養人也時不至不可彊生物生各有時事不究不可彊成究窮
也窮則變生可因而成之自若以處若如也自如無妄動也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不先
唱待其來而就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功農穡絲枲之功除民之害
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貨財曰府米粟曰倉民衆殷殷盛也無曠其
衆以爲亂梯曠空也梯階也無令空田廢業使人困乏以生怨亂爲禍階也時將有反事將有
間時天時事人事反還也間隙也時還則祚在越而吳事有釁隙之過也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
有天下之成利恒常也制度也事無間時無反吳事無釁隙天時未在越則撫民保
教以須之保守也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對
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樂三時之務使人勸事樂業不亂民功不
逆天時從事有業故功不亂因時順氣故不逆五穀睦熟民乃蕃滋睦和也蕃息也滋益也君

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交俱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
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陰陽謂剛柔晦朔三光盈縮用兵利鈍之常數柔而不
屈外雖柔順內不可屈彊而不剛內雖彊盛行不以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唐尚書云言無
德行虐習以爲常昭謂德有所懷柔及爵賞也虐有所斬伐及黜奪也以爲常以爲常法也死生因天地之刑死殺也刑法也殺生
必因天地四時之法推亡固存亦是也天因人因人善惡而禍福之聖人因天天垂象人則之聖人自生之天
地形之形見也見其吉凶之象聖人因而成之因吉凶以誅賞也是故戰勝而不報敵家
不能報也取地而不反不復反敵家也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
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爲治國也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說云魯哀三年昭謂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曰先人就世不穀
即位先人允常就世終也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
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好遊田故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

於吳委歸也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那於也甚焉言見困苦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天時天時反乃可以動彊索者不祥索求也得時不成反受其殃言得天時而人弗能成則及受其殃夫差克越而可取不取後反見滅也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有奪予而復奪也有予天所授也不予天所去也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未可知或時不得也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五年魯哀十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樂聲色也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優謂俳優憎輔遠弼相導爲輔矯過爲弼聖人不出聖通也通智之人隱遁也忠臣解骨賈唐二君云解骨子胥伏屬鏤也昭謂是時子胥未死解骨謂忠良之臣見其如此皆骨體解倦不復念忠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御猶將也言皆曲意取容轉相將望無復相非以不忠正者也偷苟

且也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子胥數諫王不聽知吳必亡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王聞之賜之屬鏤以死在魯哀十一年對曰逆節萌生害殺忠正故爲逆節萌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形見也天地之古未見征征伐也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雜猶俱也刑害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蟹食稻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飢困愁怨之事未盡極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固故也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

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參三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今其禍新民恐（稱蟹新也）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支猶堪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殆危也言伐吳於事尚危）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爲此者示不以吳爲念）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肆放也常舊法）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修馳騁射獵不以爲意必不修德而縱私好以盡民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怨望於上而天又奪之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殛誅也）王姑待之（且待時也自此後四年乃遂伐吳）

至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爲玄謂魯哀十六年九月也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諺俗之善語觥大也大飯謂盛饌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壺飧之救飢疾言已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今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微無也）臣故將謁之（謁請也請伐吳也）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蹶走也）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不忍其忿）范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贏縮進退也轉化變易也）天節固然（然有轉化）唯謀不遷（謀必素定不可遷移）王曰諾弗許范蠡曰

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謂若黃帝湯武）贏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以爲常隨其贏縮也紀猶法也四時有轉運用兵有利鈍也周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是也）無過天極究數而止（極至也究窮也無過天道之所至窮其數而止也）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皇皇明也常象也）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明謂日月盛滿時微謂虧損薄蝕時法其明者以進取行其微時以隱遁）陽至而陰陰至而陽（至謂極也）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困窮也匡虧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隨其轉運虧盈晦明之常）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後動先

先動用陰謂沈重固密用陽謂輕疾猛厲 近則用柔遠則用剛 敵近則用柔順示之以弱遠則抗威厲辭以亢禦 後無陰蔽先無陽察 後動者太舒靜爲陰蔽也先動者太顯露爲陽察也 用人無藝往從其所 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爲制不豫設也故曰從其所也 剛柔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 言敵以剛柔來禦已其陽節未盡尚未可克故曰不死其野 彼來從我固守勿與 勿與戰也 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 彼有災變則可 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 言雖有災民尚逸飽則未也 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 彼陽勢已盡而吾陰節盛滿則能奪之

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 先動爲客於時宜爲人客剛彊力疾陽數不盡雖輕易人猶不可得取也 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 時宜爲主人安徐重固陰數未盡雖柔不可困迫之 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 陳其牝牡使相受之在陰爲牝在陽爲牡 蚤晏無失必順天道 晏晚也 周旋無究 究窮也無窮若日月然也 令其來也剛彊而力疾 言吳陽勢未盡未可擊也 王姑待之王曰諾

弗與戰

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魯哀二十年冬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滅吳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 姑蘇宮之臺也在吳閶門外近湖或云賢貨如良貨唐尚書云重祿寶璧也昭謂賢良親近之士猶越言君子齊言士吳語曰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賈侍中云重祿大臣也 使王孫雒行成於越 雒吳大夫王孫姓也 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 使越棲於會稽時也 今王君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 庸用也因天時以用功也 得時不成天有還形 還反也形體也 天節不遠五年復反 節期也五年再閏天數一終故復反也 小凶則近大凶則遠 小凶謂危敗大凶謂死滅近五年遠十年或二十年 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 先人詩人也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以言吳昔不滅越故有此敗此滅亦不遠也 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 愈益也

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十年不收於國勤身以謀吳也）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冀望也易望已謂不勤難也）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提挈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忌惡也）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子爵也言越本蠻夷小國於周室爵列不能成子也周禮諸子之國封疆方二百里）故濱於東海之陂（濱近也陂涯也）黿鼉魚鼈之與處而

鼃黽之與同渚（鼃黽蝦蟆也水邊亦曰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靦面目之貌諓諓巧辯之言欲距吳請故自卑薄以不知禮義）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請以辭告越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執事蠡自謂也）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無使我為子得罪）使者辭反（反報吳也）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事將易冀是也）

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勉王以德欲隱遁也）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

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吾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制法也意志也）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金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以善金鑄其形狀而自朝禮也）浹日而令大夫朝之（從甲至甲曰浹浹帀也）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環周也）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此指告也）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鄉方也天神地祇四方神主當征討之正其封疆也）

天聖七年七月二十日開印

江陰軍鄉貢進士葛　惟肖再刊正

國語卷第二十一　鎮東軍權節度掌書記魏　庭堅再註

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真本凡刊正增減

明道二年所刊國語印本不可得見此影寫者時章獻明肅劉后臨政諱其父名故通字每缺一筆今所寫尚然精審可知矣傳校本外間多有予亦屢見之錯誤滿落均所不免近陳氏名樹華曾著外傳攷正所據亦傳校本故終不得其要領如周語欲城周注欲城周者欲城成周也今本正文衍成字并添注作甚蕪累之語魯語魯夫人辭而復之今本夫人作大夫若是則敬姜何以爲別于男女之礼乎又笑吾子之大也注謂驕滿也蓋大即驕泰字亦今本於正文加滿字遂改注謂爲滿以就之此類往往未經攷正乃知真本誠可寶也往者惠松崖先生假陸敕先所校於沈寶硯寶硯秘不肯出今　蕘圃黃君乃以真本見借所獲何其奢與爰悉心讎勘而踰月始克歸之自今而後宋公序以後本當以覆瓿矣　乾隆乙卯六月四日　澗蘋顧廣圻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